

前漢書

冊
三



前漢書卷五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公孫弘菑川薛人也少時為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

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即位招賢良

文學士上○宋祁曰士字疑有之字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

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師古曰奏事不合天子之意上怒以為

不能弘乃移病免歸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元光五

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

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詔

諸儒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

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師古曰登成也蕃多也音扶元反甘露降風

雨時嘉禾興朱山生

師古曰少

山不童澤不涸

師古曰童

無草木也涸水竭也音胡各反

麟鳳在郊

藪龜龍游於沼

師古曰邑外謂之郊

澤無水曰藪沼池也

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

搜南撫交阯

師古曰言威德之盛北則徵發于渠搜南則綏撫於交阯也

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

師古曰跂行有足而

行者也喙息謂有口能息者也跂音岐喙音許穢反

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

此

師古曰臻至也

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

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

凶之效安所期焉

師古曰安焉也

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

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

師古曰屬

繫也音之欲反其下亦同

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

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

師古

曰悉盡也

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弘對曰臣聞上古

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

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師古曰躬謂身親行之遇謂處待之而已○宋祁曰注文

而已字而巳疑當刪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

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

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師古曰分

音扶問反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

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

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遠李奇曰言有次

第也師古曰遠音七旬反其字從辵○罰當罪則姦

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宋祁云

江南本無民字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

暴愛之則親上師古曰各得使其業則無爭心各申其理則無所怨使之由禮則無暴慢子

而愛之則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

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師古曰遠違也音于萬反故法

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師古曰去棄也音丘舉反和之所賞禮之所

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

矣宋祁曰監本浙本止云不犯矣南本云民之所服也不犯禁矣而賞罰順之則民從余謂不犯禁

矣四字疑當刪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

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師古曰比和今

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師古曰合謂與上古曰德也故心和

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

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

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

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

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

君莫不說義師古曰悅說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

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師古曰視智履而行之

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師古曰致謂引而至

也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

禮師古曰分音扶問反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擅師古曰權輕

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

見顯也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

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宋祁曰南本云得其法

設而不用法無所加刑也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

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

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

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

之天德無私親○宋祁曰天德浙本無德字順之和起逆之害生

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戆不足以奉大對師古

問曰大對也大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

子擢弘對為第一召見容貌甚麗○宋祁曰浙拜為

博士待詔金馬門如淳曰武帝時相馬者東門京作

名魯班門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

之民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

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師古曰篤厚也今世之吏邪故其民

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

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

公旦治天下暮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

之所志師古曰言志所在也書奏天子以冊書答曰○宋祁曰

有焉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

猶如也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

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

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服習之師古曰馴也音巡至可牽持

駕服唯人之從師古曰從人意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師古曰揉

謂矯而正之也累積也揉音人九反○宋祁曰銷金累當作彙注文積累字上當有彙古累字四字

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

類哉師古曰好音呼到反惡音一故反暮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上

異其言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詔使弘視焉還奏

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每朝會議開陳其端

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上察其行慎厚辯

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師古曰緣飾者譬之於衣加純緣者

上說之師古曰悅說一歲中至左內史弘奏事有所不

可不肯庭辯師古曰不於朝廷顯辯論之○常與主宋祁曰庭當作廷後庭詰並同

爵都尉汲黯請間師古曰求隙之暇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

常說師古曰悅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

約議師古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指汲黯庭詰

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為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

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

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

遇之弘為人談笑多聞師古曰善於談笑而又多聞

善也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養後

母孝謹後母卒服喪三年為內史數年遷御史大夫

時又東置蒼海宋祁云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

為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上迺使朱

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師古曰

害十條之弘迺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

西南夷蒼海專奉朔方上迺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二

公奉祿甚多師古曰奉音扶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

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

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鈞

名師古曰鈞取也言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師古

婦人謂嫁曰歸也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師古

言相擬也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

治亦下比於民師古曰比方也今臣弘位為御

史大夫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黯

言且無黯陛下安聞此言上以為有讓愈益賢之元

朔中代薛澤為丞相先是漢常以列侯為丞相唯弘

無爵上於是下詔曰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

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

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

褒其以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弘為平

津侯其後以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時上方興

功業婁舉賢良師古曰婁古屢字弘自見為舉首起徒步數

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師古曰閣

者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賓客以別於掾史官屬也與參謀議弘身食一

肉脫粟飯師古曰才脫粟而己不精粳也故人賓客仰衣食

師古曰故音平生故交也仰音牛向反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

性意忌外寬內深師古曰多所忌害也諸常與弘有隙○宋

南本常作嘗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

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後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

急弘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

填撫國家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使人由臣子之道師古曰由從也而諸

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師古曰稱副也恐病死

無以塞責師古曰塞當也乃上書曰臣聞天下通道五所以

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

之通道也仁知勇三者所以行之也故曰好問近乎

知師古曰疑則問之故成其智力行近乎仁師古曰屈己濟物故為仁也知恥

近乎勇師古曰不求苟得故為勇也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知所

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師古曰自好問近乎知未以下皆禮記中庸之辭

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陛下躬孝弟監三王建

周道兼文武招徠四方之士任賢序位量能授官將

以厲百姓勸賢材也今臣愚駑無汗馬之勞師古曰言未嘗

從軍旅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師古曰過猶誤也封為列

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師古曰不加有負副其任也

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

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

上文遭禍右武師古曰右亦上也禍亂時則上武耳未有易此者也師古

改也曰易朕夙夜庶幾獲承至尊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

治者君宜知之師古曰惟思也蓋君子善善及後世

若茲行常在朕躬師古曰朕常思君不幸罹霜露之

疾何恙不已憂於疾不止也禮記曰疾止復初也乃

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師古曰今事少

間師古曰間言有空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

以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凡為丞

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

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為丞相師古曰繼踵言

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師古

至賀屈氂時壞以為馬廐車

庫奴婢室矣唯慶以惇謹復終相位師古曰惇其餘

盡伏誅云弘子度嗣侯為山陽太守十餘歲詔徵鉅

野令史成詣公車度留不遣坐論爲城旦元始中脩
功臣後下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
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爲布被
脫粟之飯奉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
制度而率下篤俗者也應劭曰禮貴有常尊衣與內
服有品師古曰篤厚也與內
厚富而外爲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師古曰詭違也
違衆之服也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世厲俗聖王之制
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爲適者師古曰見音胡
電反適讀曰嫡爵
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
師古曰脫身謂引身
出也脫音徒活反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

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
其產式輒復分與弟者數矣師古曰數
音所角反時漢方事匈

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為官乎

式曰自小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曰家豈有冤

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亡所爭邑人貧者貸之師古

曰貸音土戴反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使

者曰苟子何欲師古曰言子苟如式曰天子誅匈奴

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匈奴可

滅也使者以聞上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

之臣師古曰軌亦法也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上

不報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渾邪等降縣

官費眾倉府空師古曰倉粟所積也貧民大徙皆印給

縣官師古曰印音牛向反無以盡贍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

太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民者上識式姓名

曰是固前欲輸其家半財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

蘇林曰外絲謂成邊也一說在絲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

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絲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

也師是古也式又盡復與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師古

也唯式尤欲助費上於是以式終長者乃召拜式為

中郎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爵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以

風百姓師古曰風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

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為郎布衣草躡而牧羊師古曰躡

反師古曰躡今草屨也南方謂之躡字本作屨並音居略歲餘

羊肥息師古曰息生也言羊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

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師古曰去

除也師古曰音毋令敗羣上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師古曰

令候氏便之遷成臯令將漕最師古曰為縣令而又

上以式朴忠師古曰朴質也拜為齊王太傅轉為相會呂嘉

反式上書曰臣聞主媿臣死羣臣宜盡死節其驚下

者宜出財以佐軍如是則強國不犯之道也師古曰

強而不見侵犯臣願與子男師古曰子男及臨蓄習弩博昌

習船者請行死之以盡臣節師古曰致死上賢之下詔

曰朕聞報德以德報怨以直師古曰報怨以直報怨以直師古曰報怨以直

詔引之南本作孔子之今日天下不幸有事郡縣諸侯

未有奮繇直道者也孟康曰未有奮奮孟康曰未有奮

于同由從也直道謂報怨以直非也奮憤激也繇讀與

厲而從也報怨之道也齊相雅行躬耕臣贊曰野素也言卜式

灼曰雅正也師古曰言隨牧畜蕃輒分昆弟更造師古

曰言其畜牧滋多則與昆弟反不為利惑師古曰言不

而更自營為也番音扶元反不為利惑師古曰言不

往年西河歲惡率齊人入粟師古曰興謂發軍上書助官

今又首奮奮厲願從軍也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矣

師古曰形見也其賜式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

天下使明知之元鼎中徵式代石慶為御史大夫式

既在位言郡國不便鹽鐵而船有筭可罷上由是不

說式師古曰說明年當封禪式又不習文章貶秩為

太子太傅以兒寬代之式以壽終

兒寬千乘人也師古曰千乘郡千乘治尚書事歐陽

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為弟

子都養師古曰都凡眾也養主給烹炊者也貧時行

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以射策為掌

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蘇林曰秩六百石舊郡亦

百石師古曰寬為人溫良有廉知自將師古曰將衛

護也善屬文師古曰屬綴然懦於武師古曰懦柔也音
口弗能發明也時張湯為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

律之吏師古曰史謂善史書者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

事不署曹張晏曰凡言署官表其秩位置立為之也除

為從史師古曰從史者但只隨官僚不主文書之北地視畜數年師古曰

往也畜謂廷尉之畜在北地者若今諸司公廡牛羊還至府上畜簿師古曰簿謂文計也

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郤矣師古曰郤退也掾史莫知所

為寬為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為奏奏成讀之皆服宋○

無一曰越本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

以為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

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

久矣湯由是鄉學師古曰鄉讀曰嚮以寬為奏讞掾以古法

義決疑獄甚重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寬為掾舉侍

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師古曰悅從問尚書一篇

擢為中大夫遷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

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音師古曰下擇用仁厚

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

輔渠韋昭曰六輔為京北馮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內

非也溝洫志云兒寬為左內史奏請穿六輔渠以益

溉鄭國旁高仰之田此則於鄭國渠上流南岸更開

六道尚存鄉人助溉灌耳今雍州雲陽三原兩縣界

內則輔渠靈軹是也定水令以廣溉田水之文具立

法令皆得其地也○宋祁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

假貸師古曰謂有貧弱及農要之以故租多不入後

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

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繼屬不絕也言輸者接

連不絕於道若繩索之相屬也課更以最上由此愈

奇寬及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音古曰放依諸儒

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

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寬

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楫羣元張晏曰統察楫聚也如淳曰統察楫聚

元也臣贊曰統猶總覽也楫當作輯師古曰輯與集三字並同虞書曰楫五瑞是也其字從木贊曰當

為通輯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師古

證也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

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師古曰

享薦也以非常禮故經無其文著音竹飭反以為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

神祇李奇曰祛開散合閉也開閉於天祇戒精專以

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為之節文師古曰

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猶中也非羣臣之所能列

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師古曰言不決也使羣臣得人自盡

終莫能成師古曰所言不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

條貫師古曰以為極也金聲而玉振之師古曰言振揚德音如金

玉之聲也。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

儒術以文焉。既成將用事拜寬為御史大夫。從東封

泰山還登明堂。寬上壽曰：臣聞三代改制屬象相因。

李奇曰：政教之法象相因屬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間者聖統廢絕。師古曰：聖

謂人之遺業也。陛下發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師古曰：祖

始也。宗祀泰山。師古曰：宗尊也。六律五聲。師古曰：太簇姑洗蕤賓夷則

無射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幽贊聖意。師古曰：幽深也。神樂四合各

有方象。神祭祀聲樂各有等。以丞嘉祀為萬世則。師古曰：則

法也。天下幸甚。將建大元本瑞。登告岱宗發祉闔門。

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肅邕永享。

李奇曰：太平之世日抱重光謂日有重日也。蘇林曰：將甫始之辭也。大元太初歷也。本瑞謂白麟寶鼎之

屬也。以候景至冬至之景也。上元甲子太初元年甲子朔旦冬至也。師古曰：宗尊也。肅敬也。雍和也。既敬

且和則長為天所光輝充塞天文粲然也。師古曰：塞滿

享也。闔讀與開同。光輝充塞天文粲然也。粲然明貌。

見象日昭報降符應

師古曰言天顯示景象白日臣昭明也降下符應以報德化

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後太史

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漢興未改正朔宜可正上

乃詔寬與遷等共定漢太初歷語在律歷志初梁相

褚大通五經為博士時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

褚大夫自以為御史大夫

○宋祁曰褚大夫字當作大至洛陽聞

兒寬為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

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寬為御史大夫以稱意任職

故久無有所匡諫於上官屬易之

師古曰易輕也音弋歧反

居位

九歲以官卒

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

李奇

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以大材初為俗所薄若燕爵不知鴻志也師古曰易

漸卦上九爻辭曰鴻漸于陸其羽可以為儀鴻大鳥漸進也高平曰陸言鴻進於陸以其羽翼為威儀也

喻弘等皆有鴻之羽儀未進之時燕爵所輕也遠迹羊豕之間竄其迹也非

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於師古曰焉是時漢興六十餘

載海內艾安師古曰艾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

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師古曰始以蒲輪

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安在何相見之晚羣士慕嚮

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

奴僕日磳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師古

已日版築傳說也飯音扶晚反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

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

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

○宋祁曰南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

臯師古曰滑稽轉利之稱也滑稽亂不可言其變

音工奚反稽也一說稽考也言可滑稽亂不可考校也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閔

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
 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
 紀師古曰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
 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
 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
 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
 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師古
 曰召讀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
 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師古曰次
於武帝時

前漢書卷五十八

前漢書卷五十八考證

公孫弘傳公孫弘○臣召南按史記云字季漢書于名字里居往往視史記加詳此文獨脫何也

菑川薛人也○顧炎武曰漢魯國有薛縣史記列傳齊菑川薛縣人也言齊又言菑川而薛並不屬二國殊不可曉正義曰表云菑川國文帝分齊置都劇括地志云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按薛與劇隔兗州及泰山儒林傳言薛人公孫弘是弘審爲薛人上言齊菑川者誤耳臣召南按顧說甚確但以本傳核之云牧豕海上惟菑川北近海若魯國之薛縣則東去海絕遠矣又云菑川國復推上弘史漢二文並合然則弘爲薛人尚可疑而其爲菑川人似無可疑也但薛縣屬魯不屬菑川則志可据耳談笑多聞○史記作恢奇多聞

其以高成之平津鄉○臣召南按志高成縣屬勃海

郡宋白曰滄州鹽山縣古高成縣也有平津鄉又

戶六百五十表作三百七十三戶表傳互異

數年至宰相封侯○通鑑考異曰史記將相名臣表漢書百官公卿表弘爲相皆在元朔五年建元以來侯者表恩澤侯表皆云元朔三年封侯按三年弘始爲御史大夫蓋誤書五爲三因置于三年耳卜式傳使者曰苟子何欲○臣召南按平準書作苟如此子何欲而然此傳節去數字意似不了又按卜式始末本無足稱班氏但節取平準書中數段爲傳與食貨志複矣且贊語以式質直配汲黯尤覺不倫

兒寬傳陛下躬發聖德統楫羣元注師古曰虞書曰楫五瑞其字從木○臣召南按師古解楫與集三字並同是也但虞書作輯五瑞其字從車未知師古所据何本

前漢書卷五十九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湯傳第二十九

張湯杜陵人也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師古曰

者言其尚還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熏得鼠及餘肉幼少也

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師古曰傳謂傳逮若今

以文書代換其口辭也訊考問也鞫窮也爰換也

與肉具獄磔堂下師古曰具為治獄也訊音信謂并取鼠

失其意直謂成按耳于定國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

吏大驚遂使書獄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

先言掠治矣傳者傳囚辭也爰書者蓋趙高作爰歷

以此父使律令也父死後湯為長安吏周陽侯為

前漢書卷五十九 列傳 一中華書局聚

諸卿時師古曰嘗繫長安湯傾身事之及出為侯大

與湯交徧見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湯為無

害言大府師古曰大府丞相府也無害調茂陵尉

曰調選也選以為此治方中孟康曰方中陵上土作

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或言斥土如淳曰

漢注陵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二丈師古曰蘇說非也

古謂掘地為阡方方計之非謂避諱也武安侯為丞

相師古曰徵湯為史薦補侍御史治陳皇后巫蠱獄

深竟黨與上以為能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

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刻已而禹至少

府湯為廷尉兩人交驩兄事禹師古曰事禹志在奉

公孤立而湯舞知以御人師古曰舞弄其始為小吏

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服虔曰乾

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及列九卿收接天下

名士大夫己心內雖不合然陽浮道與之師古曰陽以道義為

交非其中心故云浮也是時上方鄉文學師古曰鄉讀曰嚮湯決大獄

欲傳古義師古曰附傳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

廷尉史平亭疑法奏讞疑李奇曰亭亦平也師古曰

及為讞疑奏之○宋祁必奏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

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韋昭曰在板挈也師古曰

要也書於讞法挈令以揚主之明師古曰言此自天

有後式也挈音口計反蘇林曰深自挫按也師古曰鄉

上意所便師古曰謂如天子責即摧折而謝也鄉

賢者固為臣議如此師古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

此蘇林曰坐上不用諸掾語故至於此○非常釋臣贊

常也見間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迺監掾史

某所為師古曰間謂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解人之過

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臯子監吏深刻者即上意所

欲釋予監吏輕平者皆當劉攽曰吏所治即豪必舞文

巧詆師古曰詆誣也音丁禮反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

裁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李奇曰先見上口言之欲與輕平故皆見原釋也如

淳曰雖文書按察致其罪也師古曰李如二說皆非以湯言輒裁察之輕其罪也

也此言下戶羸弱湯欲佐助雖具文奏之而又口奏言雖律令之文合致此罪聽上裁察蓋為此人希恩

前口豫言也○宋祁曰往注文希字下當添幸字湯至

於大吏內行脩交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

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師古曰調和適之令得其造請其所也護謂保佑也

諸公不避寒暑師古曰造至詰也請反是以湯雖文深

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為爪牙用者

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

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

本造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闈腹心之臣乃交私諸
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上可論之師古曰可湯所
奏而論決之其

治獄所巧排大臣自以為功多此類繇是益尊任師古

與由繇讀遷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

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印給縣官師古曰印縣官空

虛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師古曰籠

羅其事皆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并兼之家

舞文巧詆以輔法師古曰輔助也巧湯每朝奏事

語國家用日盱師古曰盱音幹○劉攽曰日盱當屬下旬

天子忘食丞相取克位師古曰無所造設也天下事皆

決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

並侵漁師古曰並且也○劉奉世曰於是痛繩以梟

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湯湯嘗病上自至舍視

其隆貴如此○宋祁曰南本浙本並有病字匈奴求和親羣臣

議前師古曰於上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

兵凶器未易數動師古曰言難可屢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

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文帝欲事

匈奴北邊蕭然苦兵師古曰蕭然猶騷然擾動之貌孝景時吳楚七

國反景帝往來東宮間師古曰謂謀於太后也天下寒心數月

師古曰懼於兵難也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師古曰訖景帝之身更不議征

伐之事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興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

邊大困貧由是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

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湯之

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藩臣不

自安臣固知湯之詐忠○宋祁曰浙本此句詐字上有為字於是上作

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師古曰博士之官故呼為

也生山曰不能曰居一縣曰不能復曰居一鄣間師古

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為城因置吏山自度辯窮且師古

下吏師古曰度計也見詰自曰能迺遣山乘鄣師古

而守之登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是後羣臣震讐師古

也震動也讐失氣湯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師古曰

執持之志涉反始湯為小吏與錢通師古曰為小吏

錢財交及為大吏而甲所責湯行義有烈士之風湯為

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故嘗與湯有隙已而

為御史中丞薦數從中文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

地服虔曰薦藉也文與湯故有隙已而為御史中丞

能為湯作道地蘇林曰薦仍也師古曰薦數義同蘇

道地也薦音在見反數音所角反大雅雲漢之詩曰

饑饉薦臻字亦如此○劉奉世曰薦數猶言簡閱數

作悉數從中文書蓋其訓舉計數從中文事也太史公

或受詔如此其間事有可以傷湯者文以前隙亦不能與之為地然文似本無意造事中之也湯有

所愛史魯謁居知湯弗平使人上飛變告文姦事師古

曰飛變猶言急變也○劉奉世曰飛變謂如飛語無姓名上變者故上問從迹安起而湯云殆文故人也

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變事

從迹安起師古曰從湯陽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師古

近也謁居病臥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病為謁居摩足

趙國以冶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

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

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

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蘇林曰漢儀注獄

導也師古曰蘇說非也導擇也以主擇米故曰導官

事見百官表時或以諸獄皆滿故權寄在此署繫之

官無導景祐本作導官無獄謁居弟欲陰為之而陽不省師古曰謁居弟不知而

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李文事下減宣

宣嘗與湯有隙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

盜發孝文園瘞錢於如淳曰瘞埋也埋錢丞相青翟朝

與湯約俱謝師古曰將入朝要約至前師古曰至湯念獨

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師古曰行音

曰豫無與謂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

丞相見知以張晏曰見知故縱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

湯欲陷之師古曰百官表丞相有兩長史今始長史

朱買臣素怨湯語在其傳王朝齊人以術至右內史

邊通學短長應邵曰短長術興於六國時長短其語

謀越彼為短歸此為長剛暴人也官至濟南相故皆

居湯右師古曰言已而失官守長史誡體於湯師古

也拜伏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陵折之故

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

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

田信等李奇曰左證左也師古曰謂之左者言除罪人正身之外又取其左右者考問也曰

湯且欲為請奏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服

曰居謂儲也及它姦事事辭頗聞師古曰聞天子也上問湯曰吾

所為賈人輒知益居其物師古曰益多也是類有以吾謀告

之者師古曰類似也湯不謝又陽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

居事上以湯懷詐面欺師古曰對面欺誣也使使八輩簿責湯

蘇林曰簿音主簿之簿簿悉責也師古曰以文簿次第一責之湯具自道無此不

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師古曰讓亦責也君何

不知分也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師古曰幾

音居起反今人言君皆有狀○宋祁曰南本今字下有之字天子重致君

獄師古曰猶難也重欲令君自為計師古曰言引決也何多以對為

師古曰言湯迺為書謝曰湯無尺寸之功起刀筆吏

陛下幸致三公宋祁曰越本無以塞責師古曰然

謀陷湯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

金皆所得奉賜師古曰奉無它贏師古曰昆弟諸子

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師古

加也音皮義反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上聞之曰

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按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

出田信上惜湯復稍進其子安世

安世字子孺少以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師古

尚書中給事也給供也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上行幸河東嘗

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師古曰識記具也音式志反

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

為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即位大將軍霍光秉政

以安世篤行

師古曰篤厚也

光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父

子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以朝無舊臣白用安世爲右將軍光祿勳以自副焉久之天子下詔曰右將軍光祿勳安世輔政宿衛肅敬不怠十有三年咸以康寧夫親親任賢唐虞之道也其封安世爲富平侯明年昭帝崩未葬大將軍光白太后徙安世爲車騎將軍與共徵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復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帝帝初卽位褒賞大臣下詔曰夫褒有德賞有功古今之通義也車騎將軍光祿勳富平侯安世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勤勞國家守職秉義以安宗廟其益封萬六百戶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中大將軍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聖王褒有德

以懷萬方師古曰懷來也顯有功以勸百寮是以朝廷尊榮

天下鄉風師古曰嚮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

新失大將軍宜宣章盛德以示天下顯明功臣以填

藩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毋空大位以塞爭權師古曰大臣位空則起爭奪之

也權所以安社稷絕未萌也師古曰未萌謂變故未生者也車騎將軍

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

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

尊其位以為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

念天下思惟得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以為光祿勳

領宿衛臣上亦欲用之安世聞指懼不敢當請問求

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為先事不言情不

達師古曰事未施行而誠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大

將軍後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師古曰財與裁同上笑

曰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師古曰言君尚不可更誰可也安

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

尚書事數月罷車騎將軍屯兵更為衛將軍兩宮衛

尉城門北軍兵屬焉時霍光子禹為右將軍上亦以

禹為大司馬罷其右將軍屯兵以虛尊加之而實奪

其眾後歲餘禹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小心畏忌已內

憂矣師古曰忌者戒盈滿之禍其女孫敬為霍氏外屬婦師古曰女孫即

今所謂當相坐安世瘦懼形於顏色師古曰形見也上怪而

憐之以問左右乃赦敬以慰其意安世寤恐師古曰寤益也

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間師古曰間隙也明

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聞病也一日以病而移居聞

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

其與議也師古曰讀曰豫與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

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為通師古曰有欲謝者皆

不通也一曰告此人而絕之更不與相見也○宋有

郎功高不調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

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

郎果遷師古曰安世外陽遷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

世問以過失師古曰問己有何失長史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

士無所進論者以為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

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

迹遠權執如此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為光祿勳郎有醉小便

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邪師古曰

曰反讀曰翻如何以小過成罪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

曰奴以恚怒誣汗衣冠告署適奴師古曰適讀曰謫其隱人

過失皆此類也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為子

延壽求出補吏上以為北地太守歲餘上閱安世年

老復徵延壽為左曹太僕初安世兄賀幸於衛太子

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為賀上書得下蠶室師古曰謂腐刑

也凡養蠶者欲其温而早成故為密室蓄火以置之而新腐刑亦有中風之患須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

為蠶室耳後為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內

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焉

及曾孫壯大賀教書令受詩為取許妃以家財聘之

曾孫數有徵怪師古曰徵證也語在宣紀賀聞知為安世道

之稱其材美安世輒絕止以為少主在上不宜稱述

曾孫及宣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

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冢為恩

德侯置守冢二百家師古曰身死追封冢也賀有一子蚤死

無子師古曰蚤古早字子安世小男彭祖師古曰言養以為子彭祖又

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故安世

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

自為掖庭令非為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

詔曰其為故掖庭令張賀置守冢三十家上自處置

其里師古曰處安也音昌汝反居冢西鬪雞翁舍南上少時所嘗

游處也明年復下詔曰朕微眇時故掖庭令張賀輔

道朕躬師古曰道讀曰導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

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其封賀弟子侍

中關內侯彭祖為陽都侯賜賀諡曰陽都哀侯時賀

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為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侯食

邑三百戶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宋

浙本作辭詔都內別臧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文穎曰都

內主臧官也張晏曰安世以還官官不簿也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然

身衣弋綈師古曰弋黑色也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

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

師古曰富於大將軍光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

安世心密於光焉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疏歸侯乞

骸骨天子報曰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

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

問焉師古曰言意所不及者即以問君也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

侯印師古曰胡閻反薄朕忘故蘇林曰本望君重於此也

猶嫌也君意嫌朕遺非所望也願將軍彊餐食近醫

藥專精神以輔天年安世復強起視事至秋薨天子

贈印綬送以輕車介士師古曰輕車古之戰車續漢書云彫朱輪輿不巾不蓋蓄

矛戟幢也蓄音側事反輿音服甲士也蓄插也輿皮篋盛

浙本並諡曰敬侯賜塋杜東師古曰塋將作穿復土

起冢祠堂子延壽嗣

延壽已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租

入歲千餘萬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

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

誠天子以為有讓迺徙封平原并一國戶口如故而

租稅減半薨諡曰愛侯子勃嗣為散騎諫大夫元帝

初即位詔列侯舉茂材勃舉太官獻丞陳湯蘇林曰

貢獻物也湯有罪勃坐削戶二百會薨故賜諡曰繆侯古師

曰以其所舉不得人後湯立功西域世以勃為知人

子臨嗣臨亦謙儉每登閣殿常歎曰桑霍為我戒豈

不厚哉師古曰桑桑弘羊也霍霍且死分施宗族故

舊師古曰言將死之薄葬不起墳臨尚敬武公主文穎

曰成帝姊也臣贊曰敬武公主是元帝妹也師古曰

二說皆非也薛宣傳云主怒曰嫂何以取妹殺之既

則元后為嫂是薨子放嗣鴻嘉中上欲遵武帝故事

與近臣游宴放以公主子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

恩侯許嘉女上為放供張師古曰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賜甲第

克以乘輿服飾號為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大官私官

並供其第服虔曰私官皇后之官也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以

千萬數放為侍中中郎將監平樂屯兵置莫府儀比

將軍與上臥起寵愛殊絕常從為微行出游北至甘

泉南至長楊五柞師古曰柞與柞同鬪雞走馬長安中積數

年是時上諸舅皆害其寵白太后太后以上春秋富

動作不節甚以過放師古曰以時數有災異議者歸放為罪過

咎放等於是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師古曰薛宣翟方進奏放

驕蹇縱恣奢淫不制前侍御史修等四人奉使至放

家逐名捕賊劉德曰謂詔捕罪人有名者也時放見在奴從者閉門

設兵弩射吏距使者不肯內知男子李游君欲獻女

使樂府音監景武强求不得孟康曰音監監主樂人也姓景名武使奴

康等之其家賊傷三人又以縣官事怨樂府游徼莽

師古曰樂府之游徼名莽而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羣黨盛兵弩

白晝入樂府攻射官寺縛束長吏子弟斫破器物宮

中皆犇走伏匿師古曰犇古奔字莽自髡鉗衣赭衣及守令

史調等皆徒跣叩頭謝放放乃止奴從者支屬並乘

權勢為暴虐至求吏妻不得殺其夫或恚一人妄殺

其親屬輒亡入放第不得幸得勿治放行輕薄連犯

大惡有感動陰陽之咎為臣不忠首師古曰不忠之罪放為首罪

名雖顯前蒙恩驕逸悖理師古曰悖也音布內反與背畔無異

臣子之惡莫大於是不宜宿衛在位臣請免放歸國

以銷衆邪之萌厭海內之心師古曰萌也音一豔反始生者也上

不得已

師古曰已止也

左遷放爲北地都尉數月復徵入侍

中太后以放爲言出放爲天水屬國都尉永始元延

間比年日蝕

師古曰比類也

故久不還放璽書勞問不絕居

歲餘徵放歸第視母公主疾數月主有瘳出放爲河

東都尉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

而遣之後復徵放爲侍中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歲

餘丞相方進復奏放上不得已免放賜錢五百萬遣

就國數月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初安世長子千

秋與霍光子禹俱爲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

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山川形

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

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爲不材歎

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及禹誅滅而安世子孫相繼

自宣元以來爲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
十餘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張氏親近寵貴比於外
戚放子純嗣侯恭儉自脩明習漢家制度故事有敬
侯遺風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更封
富平之別鄉爲武始侯張湯本居杜陵安世武昭宣
世輒隨陵服虔曰隨所事也凡三徙復還杜陵
贊曰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
故闕焉如淳曰班固目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以能
屬書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
師古曰劉歆七略云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能
屬文博通強記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會病
死
漢興以來侯者百數保國持寵未有若富平者也
湯雖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安世履
道滿而不溢賀之陰德亦有助云

前漢書卷五十九

前漢書卷五十九考證

張湯傳湯掘熏得鼠○掘熏史記作掘窟

周陽侯爲諸卿時注師古曰姓趙○臣召南按師古注訛恩澤侯表固有周陽侯趙兼以淮南王舅得封然當孝文六年卽以有罪免矣此周陽侯卽田蚡弟田勝孝武初以皇太后弟得封徐廣注史記是也下文言武安侯爲丞相徵湯爲史可知湯由田氏進身謂周陽侯姓趙不亦誤乎

遷御史大夫○通鑑考異曰百官公卿表元狩三年三月壬辰廷尉張湯爲御史大夫史記將相名臣表元狩二年御史大夫湯按李蔡旣遷湯卽應補其缺史記表是

張安世傳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顧炎武曰謂賀無見存之子而以安世小男爲子也賀早死之子別有一子乃下文所謂孤孫霸賀非無子也

前漢書卷六十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杜周傳第三十

杜周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為南陽太守以周為爪牙

薦之張湯為廷尉史使案邊失亡也文穎曰邊卒多亡

有所亡失也師古曰此說皆非也謂因虜入為寇而

所論殺甚多奏事中意任用師古曰以奏事當天子

仲反與減宣更為中丞者十餘歲師古曰更互周少

言重遲師古曰遲謂性非敏速也而內深次骨法深奇曰其用宣為

左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抵放張湯師古曰大抵大

甫往反而善候司師古曰觀望天子意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孟康

古曰擠音擠師古曰擠墜也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寃狀師古

顯也見客有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孟康曰

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師古曰循因專以人主意指為

獄獄者固如是乎師古曰言周曰三尺安出哉師古曰

猶焉也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師古曰著

疏謂分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師古曰各當其至周

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

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如淳曰郡吏太守也孟康

曰舉之廷尉以章劾付廷尉治之也師古曰孟說非

也舉皆也言郡吏大府獄事皆歸廷尉也大府丞相

御史之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

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師古曰往吏

因責如章告劾師古曰皆令服罪不服以掠笞定之

赦十餘歲而相告言師古曰更歷也其罪或非赦例

十餘歲猶相告言由周用大氏盡詆以不道以上古師

法深刻故也更音工衡反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

詆誣也並音丁禮反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

七萬人師古曰中都官凡京師諸官府也吏所增加

十有餘萬師古曰吏又於此外周中廢後為執金吾

逐捕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上以為盡力無私

遷為御史大夫始周為廷史有一馬師古曰廷史也及

久任事列三公而兩子夾河為郡守家訾累巨萬矣

師古曰訾與貲同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寬厚云

延年字幼公亦明法律昭帝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

以延年三公子吏材有餘補軍司空蘇林曰主獄官也如淳曰律營

軍司空軍中司空各二人始元四年益州蠻夷反

延年以校尉將南陽士擊益州還為諫大夫左將軍

上官桀父子與蓋主燕王謀為逆亂假稻田使者燕

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惶懼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

言病也一曰以語延年延年以聞桀等伏辜延年封

為建平侯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首發大姦師古曰首謂初

首先發之有忠節由是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

嚴延年輔之以寬治燕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子

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師古曰姓吳侯史名吳後遷捕得伏法會

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

事師古曰交雜同共治之也皆以為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藏

之非匿反者迺匿為隨者也孟康曰言桑遷但隨坐耳非自反也即

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師古曰重覈其事也○

有使字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

無異侯史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師古曰首匿者言身為謀首而藏匿

入也皆類此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

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師古曰少府徐仁即丞相車千

秋女壻也故千秋數為侯史吳言恐光不聽千秋即

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吳法師古曰于法

罪得何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為不道明日千秋封

上眾議光於是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

言張晏曰外則去疾欲盡內則為其壻也師古曰此

一作本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延

年乃奏記光爭以為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為

不道恐於法深師古曰詆誣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

為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師古曰言非故有所執持

耳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師古曰延年愚以為丞

相久故及先帝用事師古曰言在位已久是為故非

有大故不可棄也間者民頗言獄深吏為峻詆師古

刻謂峭也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

衆心羣下謹譁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

失此名於天下也師古曰重猶難也光以廷尉少府

弄法輕重皆論棄市而不及丞相終與相竟師古曰謂

終丞相之身無貶黜也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見

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爲大將軍光言年歲

比不登師古曰比類也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

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師古曰言儉約寬和則豐年當應也

說讀曰悅光納其言舉賢良議罷酒榷鹽鐵皆自延年發

之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下延年平處復奏言師古

曰先平處其可否則然可官試者至爲縣令或丞相御

史除用滿歲以狀聞或抵其罪法師古曰抵至也言

則持致之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如淳曰兩府丞相御史府也諸章有

所疑使延言決之師古曰此說非也上書言事者其章或下丞相御史或付延年故云分章耳非令決疑也

昭帝末寢疾徵天下名醫延年典領方藥帝崩昌

邑王卽位廢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張安世與大臣議

所立時宣帝養於掖廷號皇曾孫與延年中子佗相

愛善延年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宣帝卽位褒

賞大臣延年以定策安宗廟益戶二千三百與始封

所食邑凡四千三百戶詔有司論定策功大司馬大

將軍光功德過太尉絳侯周勃車騎將軍安世丞相

楊敞功比丞相陳平前將軍韓增御史大夫蔡誼功

比潁陰侯灌嬰太僕杜延年功比朱虛侯劉章後將

軍趙充國大司農田延年少府史樂成功比典客劉

揭師古曰據如此傳樂成姓史而霍光傳云使樂成

不同尋史使一也故當姓史侯表乃云便樂成三者或作使字而表遂誤爲便耳皆封侯益土延年爲人

安和備於諸事師古曰言皆明習也久典朝政上任信之出即

奉駕入給事中居九卿位十餘年賞賜賂遺訾數千

萬霍光薨後子禹與宗族謀反誅上以延年霍氏舊

人欲退之而丞相魏相奏延年素貴用事官職多姦

遣吏考案但得苑馬多死官奴婢乏衣食師古曰傳言延年身

不犯法但丞相致之于罪耳延年坐免官削戶二千後數月復召

拜為北地太守延年以故九卿外為邊吏治郡不進

師古曰比于諸郡不為最也上以璽書讓延年師古曰讓責也延年乃選

用良吏捕繫豪強劉奉世曰繫當作擊字之誤也郡中清靜居歲

餘上使謁者賜延年璽書黃金二十斤徙為西河太

守治甚有名五鳳中徵入為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

府不敢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是時四夷和海內平

延年視事三歲以老病乞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

夫持節賜延年黃金百斤酒○宋祁曰浙本有牛字加致醫

藥延年遂稱病篤賜安車駟馬罷就第○師古曰安車坐乘之車也

後漢輿服志曰公列侯安車朱班輪倚鹿較伏熊軾

阜蓋倚鹿較者畫立鹿于車之前兩藩外也伏熊軾

者車前橫軾為後數月薨諡曰敬侯子緩嗣緩少為

郎本始中以校尉從蒲類將軍擊匈奴○文穎曰趙充國也臣贊曰

征蒲類海還為諫大夫遷上谷都尉鴈門太守父延

年薨徵視喪事拜為太常治諸陵縣每冬月封具獄

日常去酒省食○師古曰獄案已具官屬稱其有恩元

帝初即位穀貴民流元光中○宋祁曰元光當西羌

反緩輒上書入錢穀以助用前後數百萬緩六弟五

人至大官少弟熊歷五郡二千石三州牧刺史有能

名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

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師古曰盲目無見也偏盲者患

見一目也今俗乃以兩目無故不好為吏茂陵杜鄴與

欽同姓字師古曰並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

為盲杜子夏以相別師古曰衣冠也欽惡以疾見詆師古

音丁禮反也謂士大夫也由

是京師更謂欽為小冠杜子夏而鄴為大冠杜子夏

云時帝舅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求賢知自助鳳

父頃侯禁與欽兄緩相善故鳳深知欽能奏請欽為

大將軍軍武庫令職閒無事欽所好也師古曰閒讀

謂當存軍字一本無軍字諸本皆有子欽為人深博有

謀自上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

家女欽因是說大將軍鳳曰禮壹娶九女所以極陽

數廣嗣重祖也張晏曰陽數一三五七九數之極

也欽故舉前代之奢也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師古曰

博問鄉里而舉之也窈窕幽閑也窈窕音一了反窕音徒了反

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師古曰媵女之內

謂之媵塞絕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

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

由則女德不厭師古曰由用也從也女女德不厭則

壽命不究於高年師古曰究竟也書云或四三年師古曰周

或五六年師古曰或四三年謂逸欲過度則損壽也言失欲

之生害也師古曰失讀曰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

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

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俛異態後俛異態則正

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師古曰間代也音居莧

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師古曰蒙

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師古曰嚮

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

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音技

能為萬世大法師古曰惟求淑質無論美色及音夫

少戒之在色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則

戒之也故小卜之作可為寒心張晏曰刺幽王廢申

哀谷而之放逐愍周室之大壞也師古曰詩小雅也

卜說皆是唯將軍常以為憂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為

故事無有欽復重言師古曰重詩云殷監不遠在夏

后氏之世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言殷之所刺戒者

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忽師古曰忽忘也可不慎哉前言九

女略陳其禍福甚可悼懼竊恐將軍不深留意后妃

之制天壽治亂存亡之端也迹三代之季世覽宗宣

之饗國察近屬之符驗章昭曰宗殷高宗也宣周宣

宣之義章說也近屬者謂漢家禍敗曷常不由女

之事耳屬猶言甫爾也音之欲反禍敗曷常不由女

德是以佩玉晏鳴關雎歎之李奇曰后夫入雞鳴佩

然故詩人數而傷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

生無厭天下將蒙化師古曰陵夷而成俗也宋祁

脫文疑有故詠淑女幾以配上師古曰窈窕窈窕

親壽尊國家治安誠臣子之至願所當勉之也易曰

正其本萬物理師古曰今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

求之往古則典刑無考之來今則吉凶同卒搖易之

則民心惑鄭氏曰卒急也若是者誠難施也今九

女之制合於往古無害於今不逆於民心至易行也

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政而不蚤定師古曰蚤非天

下之所望也唯將軍信臣子之願念關雎之思師古

讀曰逮委政之隆及始初清明師古曰委鳳政事權寵天子委鳳政事權寵

隆盛也始初清明天子委鳳政事權寵為漢家建無窮之基誠難以忽

不可以遴李奇曰遴難也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

而已會皇太后女弟司馬君力蘇林曰字君力為司馬氏婦與欽

兄子私通事上聞欽慙懼乞骸骨去後有日蝕地震

之變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士合陽侯梁放舉欽欽

上對曰陛下畏天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直言之士

將以求天心迹得失也師古曰觀得失之蹤迹也臣欽愚戇經術

淺薄不足以奉大對師古曰大對謂對大問也臣聞日蝕地震陽

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

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

師古曰解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

師古曰或臣子背君父宋祁曰江南本事雖不同

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

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刺之心師古曰刺戾也音來曷反關東

諸侯無強大之國三垂蠻夷無逆理之節師古曰三垂謂東南

也西殆為後宮師古曰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蝕時加未

戊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

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師古曰適讀曰嫡嫡謂正后也

○宋祁曰南本唯陛下深戒之變感以類相應人事

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以德則異咎消亡不能

應之以善則禍敗至高宗遭雉之戒飭己正事享

百年之壽殷道復興師古曰解要在所以應之應之

非誠不立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

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為之退舍張晏曰宋景公熒惑

守心太史子韋請移之于大臣及國人與歲公皆不聽天感其誠熒惑為之退舍景公享延期之祚也

以陛下聖明內推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感何搖

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仁道不遠求之而至

也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親

萬事數御安車由輦道師古曰由從也親二宮之饗膳韋昭曰二

宮即成太后與成帝母也師古曰致昏晨之定省如

此即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如不留聽於

庶事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以奉淫侈匱萬姓

之力以從耳目師古曰殫盡也從讀曰縱近諂諛之人而遠公

方師古曰也信讒賊之臣以誅忠良賢俊失在巖穴大

臣怨於不以師古曰失在巖穴謂隱處巖穴朝廷失

乎不以以用也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至大萬

事至衆祖業至重誠不可以佚豫為不可以奢泰持

也師古曰唯陛下忍無益之欲以全衆庶之命臣欽

愚鷺言不足采其夏上盡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

策師古曰此殿在未央宮也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

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師古曰以用也

當世之治何務各以經對師古曰取經義以對欽對曰臣聞天

道貴信地道貴貞師古曰貞正也不信不貞萬物不生生天

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

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

以正身克己就義恕以及人師古曰恕仁也言以仁愛為心內省己志施之

也于人六經之所上也不孝則事君不忠涖官不敬師古

曰涖臨也戰陳無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

及者未之有也師古曰始終行孝而患不及道者未之有也

一說行孝終始不備而患禍不及者無此事也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於

鄉黨考功能於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

其所不為乏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為○劉攽曰當云近觀其所

為主注文舊有妄刊去之宋祁遠觀其所主師古曰

謂託人以注為援而自進也其所主為人之援而進也

也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廋匿也言視入之所用

情也取人之術也殷因於夏尚質周因於殷尚文今漢

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偽師古

曰長謂崇貴也孔子曰惡紫之奪朱師古曰論語載孔

也紫間色之好者也惡其邪好而奪正也當世治之所

務也臣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師古曰拂謂不

言則漸日長為禍不細然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

忠而耦意師古曰從順也耦合也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

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

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妬之心興矣如此則匹婦之說

不可勝也師古曰匹婦一人也○唯陛下純德普

施無欲是從師古曰說別本浙本作謀此則衆庶咸說師古

悅讀曰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之是非何足備言

師古曰如此則細也欽以前事病賜帛罷後為議郎復

以病免徵詣大將軍莫府國家政謀鳳常與欽慮之

慮師古曰數稱達名士王駿韋安世王延世等師古曰

陽子也韋安世韋賢之孫方山之子也王延世即成

帝時塞河堤者也○宋祁曰一本只云王延世無世字

注同予據成紀校尉王延世塞決河是歲改河平元

年此本是劉奉世曰洽河者王延世或者此脫一平元

撫四夷師古曰填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見鳳專政

泰重戒之曰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親

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

公懼穰侯昭王之舅也文穎曰穰侯魏冉也權重於秦威震鄰

敵有旦莫偃伏之愛優師古曰言昭王幼小旦夕心不

介然有閑然范雎起徒步由異國無雅信師古曰雅信謂素相

信任開一朝之說而穰侯就封文穎曰范雎為丞相穰侯就國及近者

武安侯之見退師古曰武安侯謂田蚡也退謂也請考工地益宅上怒乃退之也

三事之跡相去各數百歲若合符節甚不可不察願將軍

由周公之謙懼師古曰由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從也

毋使范雎之徒得間其說音師古曰間頃之復日蝕京音居竟反

兆尹王章上封事求見果言鳳專權蔽主之過宜廢

勿用以應天變於是天子感悟召見章與議欲退鳳

鳳甚憂懼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文指甚哀太后

涕泣為不食上少而親倚鳳亦不忍廢師古曰倚復音于綺反

起鳳就位鳳心慙稱病篤欲遂退欽復說之曰將軍

深悼輔政十年變異不已故乞骸骨歸咎於身刻己

自責至誠動衆愚知莫不感傷雖然是無屬之臣執

進退之分絜其去就之節者耳師古曰無屬無親屬

字或作介介隔也其義兩通非主上所以待將軍非將軍所以報

主上也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

王室也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鄧展

言仲山甫祖齊者言衡命往治齊城郭也而韓詩以

爲封于齊悞耳晉灼曰韓詩悞而欽引之阿附權貴

求容媚也師古曰韓詩既有明文而欽引以爲喻則

是其義非謬而與今說詩者不同鄧晉諸人雖曰涉

氏追咎韓詩也猶歎息永懷宿夜徘徊不忍遠去况

將軍之於主上主上之與將軍哉夫欲天下治安變

異之意莫有將軍師古曰言衆人之意皆不如也主

上昭然知之故攀援不遣師古曰音援書稱公毋困我

師古曰此周書洛誥成王告周公詞也言公必須留

此毋得遂去而令我困蓋成帝與鳳詔書引此言之

前漢書卷六十一列傳十一中華書局聚

唯將軍不為四國流言自疑於成王以固至忠鳳復
起視事上令尚書劾奏京兆尹章章死詔獄語在元
后傳章既死衆庶冤之以譏朝廷欽欲救其過復說
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吏民見章素好言事以為
不坐官職疑其以日蝕見對有所言也假令章內有
所犯雖陷正法事不暴揚自京師不曉况於遠方恐
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為坐言事也如是塞爭引
之原損寬明之德師古曰爭引謂引事類以諫爭也
也也欽愚以為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宋祁曰南本無章事二字
並見郎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
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
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欽之補過將美皆此類也師古
曰將也助也優游不仕以壽終欽子及昆弟友屬○宋祁曰友疑當作

支至二千石者且十人欽兄緩前免太常以列侯奉

朝請成帝時乃薨子業嗣業有材能以列侯選復為

太常數言得失不事權貴與丞相翟方進衛尉定陵

侯淳于長不平後業坐法免官復為函谷關都尉會

定陵侯長有罪當就國長舅紅陽侯立與業書曰誠

哀老姊垂白隨無狀子出關師古曰垂白者言白髮下垂也無狀猶言不肖

願勿復用前事相侵定陵侯既出關伏罪復發蘇林曰長

與許后書也語在外戚傳下雒陽獄丞相史搜得紅陽侯書奏業

聽請不敬服虔曰受立屬請為不敬坐免就國其春丞相方進薨

業上書言方進本與長深結厚更相稱薦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長陷大惡獨得不坐苟欲障塞前過不為陛下廣持

平例師古曰俱與長厚善而方進獨不坐是長厚善也又無恐懼之心反因時

信其邪辟師古曰信讀曰僻報睚眦怨睚古曰睚音厓睚舉眼也眦音厓

前漢書卷六十一列傳十一中華書局聚

皆字謂目匡也言舉目相忤者即報之也一說睚音五懈反毗音仕懈反睚毗瞋目貌也兩義並通他皆

此類故事大逆朋友坐免官無歸故郡者今坐長者歸

故郡已深一等紅陽侯立坐子受長貨賂故就國耳

非大逆也而方進復奏立黨友後將軍朱博鉅鹿太

守孫宏故少府陳咸皆免官歸咸故郡刑罰無平在

方進之筆端衆庶莫不疑惑皆言孫宏不與紅陽侯

相愛宏前為中丞時方進為御史大夫舉掾隆可侍

御史師古曰御史大夫之掾也名隆宏奏隆前奉使欺謾師古曰謾

又音莫連反不宜執法近侍方進以此怨宏又方進為京

兆尹時陳咸為少府在九卿高第陛下所自知也方

進素與司直師丹相善臨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為

姦利請案驗卒不能有所得而方進果自得御史大

夫為丞相即時詆欺奏免咸師古曰詆誣也復因紅陽侯事

歸咸故郡衆人皆言國家假方進權太甚案師丹行

能無異及光祿勳許商被病殘人服虔曰殘瘡也皆但以附

從方進常獲尊官丹前親薦邑子丞相史能使巫下

神爲國求福幾獲大利師古曰幾讀曰冀幸賴陛下至明遣

使者毛莫如先考驗卒得其姦皆坐死假令丹知而

白之此誣罔罪也不知而白之是背經術惑左道也

師古曰左道不正之道也二者皆在大辟重於朱博孫宏陳咸所

坐方進終不舉白專作威福阿黨所厚排擠英俊師古

音子詰反託公報私橫厲無所畏忌師古曰縱橫陵厲也欲以

熏轅天下師古曰熏言熏灼之轅讀曰燎假借用字天下莫不望風而靡

師古曰靡猶拜也自尙書近臣皆結舌杜口師古曰杜塞也骨肉親屬

莫不股栗師古曰甚故股戰慄也威權泰盛而不忠信非所

以安國家也今聞方進卒病死師古曰猝不以尉示

天下反復賞賜厚葬唯陛下深思往事以戒來今會

成帝崩哀帝即位業復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朝無

骨鯁之臣師古曰鯁亦鯁字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自

佐史以上至於大吏皆權臣之黨曲陽侯根前為三

公輔政知趙昭儀殺皇子不輒白奏反與趙氏比周

恣意妄行師古曰比音頻寐反譖愬故許后被加以非罪師古曰被

義反音皮誅破諸許族敗元帝外家內嫉妬同產兄姊紅

陽侯立及淳于氏師古曰兄紅陽侯也姊淳于長母也皆老被放棄

新喋血京師威權可畏高陽侯薛宣有不養母之名

安昌侯張禹姦人之雄惑亂朝廷使先帝負謗於海

內尤不可不慎陛下初即位謙讓未皇師古曰皇皇暇也孤獨

特立莫可據杖權臣易世意若探湯師古曰言重難也

也湯也宜蚤以義割恩安百姓心竊見朱博忠信勇猛材

略不世出

師古曰言其希有也

誠國家雄俊之寶臣也宜徵博

置左右以填天下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此人在朝則陛下可高

枕而臥矣昔諸呂欲危劉氏賴有高祖遺臣周勃陳

平尚存不者幾為姦臣笑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業又言宜為恭

王立廟京師以章孝道時高昌侯董宏亦言宜尊帝

母定陶王丁后為帝太后大司空師丹等劾宏誤朝

不道坐免為庶人業復上書訟宏前後所言皆合指

施行朱博果見拔用業由是徵復為太常歲餘左遷

上黨都尉會司隸奏業為太常選舉不實業坐免官

復就國哀帝崩王莽秉政諸前議立廟尊號者皆免

徙合浦業以前罷黜故見闊略

師古曰闊略謂寬縱不問也

憂恐

發病死業成帝初尚帝妹潁邑公主主無子薨業家

上書求還京師與主合葬不許而賜諡曰荒侯傳子

至孫絕初杜周武帝時徙茂陵至延年徙杜陵云

贊曰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

而俱有良子德器自過師古曰言其子德器各過二人之身爵位尊顯

繼世立朝相與提衡如淳曰提衡猶言相提攜也臣贊曰衡平也言二人齊也師古

是也曰瓚說至於建武杜氏爵乃獨絕師古曰建武之後張氏尚有張純為

侯故言杜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後莫能及也師古曰元

儒林貢薛韋匡之輩師古曰謂自謂唐杜苗裔豈其然乎師古曰謂

杜氏也唐及欽浮沈當世好謀而成以建始之初深

陳女戒終如其言庶幾乎關雎之見微師古曰關雎

云見微之際謂微細也故非夫浮華博習之徒所能規

也業因勢而抵隄復曰抵音紙隄音義謂罪敗而

說隄擊也隄毀也言因事形勢而擊毀之也隄音詭

抵處鬼谷有稱朱博毀師丹愛憎之議可不畏哉一

前漢書卷六十

前

漢

書

卷六十

列傳

珍做宋版印

前漢書卷六十考證

杜周傳為執金吾逐捕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顧
炎武曰按百官表天漢三年二月執金吾杜周為
御史大夫四年卒而衛太子巫蠱事乃在征和二
年周卒已四歲矣又十一年昭帝元鳳元年御史
大夫桑弘羊坐燕王旦事誅書事之謬如此
而兩子夾河為郡守○臣召南按唐書宰相世系表
曰周三子延壽延考延年延年最幼昭帝初始為
吏則夾河為郡守者延壽延考也

杜延年傳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按公卿表平字

子心仁字中孫俱齊人

杜欽傳小卜之作可為寒心○按今詩作小弁與孟

子同蓋卜弁二字古通用故師古音盤與陸氏毛

詩音義同

合陽侯梁放○臣召南按漢代列侯具見于表此合

陽侯梁放功臣恩澤二表不見何也師古亦無注

及繼功臣絕世○臣召南按功臣表杜業納說云云

於是成帝復紹蕭何是建議繼功臣絕世乃欽兄
子業之事非欽事也表傳互異如此

前漢書卷六十考證

其後... 欽... 蕭何... 功臣... 絕世... 欽兄... 子業... 表傳... 互異... 如此

欽... 蕭何... 功臣... 絕世... 欽兄... 子業... 表傳... 互異... 如此

欽... 蕭何... 功臣... 絕世... 欽兄... 子業... 表傳... 互異... 如此

欽... 蕭何... 功臣... 絕世... 欽兄... 子業... 表傳... 互異... 如此

欽... 蕭何... 功臣... 絕世... 欽兄... 子業... 表傳... 互異... 如此

欽... 蕭何... 功臣... 絕世... 欽兄... 子業... 表傳... 互異... 如此

前漢書卷六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張騫漢中人也師古曰陳壽益部者舊傳云騫漢中成固人也○宋祁曰也字疑可刪

建元中為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師古曰月氏西

域胡國也以其頭為飲器韋昭曰飲器虎子屬也或曰飲

酒之器也師古曰匈奴傳云以所破月氏王頭共飲

也榘榼節今之偏榼所以漉便者也榘音擊月氏遁而

怨匈奴無與共擊之師古曰無漢方欲事滅胡聞此

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師古曰更過迺募能使者

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服虔曰堂邑

奴名甘父者蓋取主之姓以為氏而單稱其名曰父○

劉敬曰奴甘父直是此人名號耳非謂堂邑氏之奴

益知其父自氏堂俱出隴西徑匈奴由匈奴過匈奴

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

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予妻有子然騫

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曰屬

謂同使之官屬鄉讀曰嚮西走數十日師古曰走趨也不知其道

走音奏一曰走謂奔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

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

閉道脫亡唯王使人道送我師古曰道讀曰導誠

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

遣騫為發譯道抵康居師古曰抵至康居傳致大月

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夫人為王○宋祁云

字下有太既臣大夏而君之師古曰以大夏為地肥

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遠漢殊無報胡之心師曰古

遠音于萬反于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李奇

領要契也師古曰李說非也要衣要也領衣領也凡

持衣者則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

歸於漢故以要領留歲餘還竝南山欲從羌中歸師

曰並反音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

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大中大夫堂邑父為

奉使君騫為人彊力寬大信人師古曰疆力蠻夷愛

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師古曰給供

上古本胡字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

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

國五六宋祁云古本具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師

曰土地之形及語皆在西域傳騫曰臣在大夏時見

邛竹杖蜀布臣瓚曰邛山名生此竹高節可作杖服

之無假多釋而蘇林乃言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

節間合而體離誤後學矣鄧展曰毒音篤李奇曰一名天

賈人往市之身毒國佛道者○宋祁云注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

其俗土著畜師古曰土著者謂有城郭常居不隨與大

夏同而卑溼暑熱其民乘象以戰獸垂鼻長牙其國

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師古曰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

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

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

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師古曰徑直也宜猶當

直○宋祁云顏未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

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

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

也師古曰設施也施誠得而以義屬之師古曰謂則

之以利誘令入朝

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

以騫言為然迺令因蜀犍為發間使數道竝出師古

使者求間出驩出柞出徙叩出棘師古曰皆夷種名

隙而行反徙音斯變音蒲北反○宋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

方閉氏柞服虔曰漢使見閉於夷也師古曰氏南方

閉騫昆明師古曰騫昆明亦皆夷昆明之屬無君長

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

有乘象國名滇越而蜀賈間出物者或至焉服虔曰

滇馬出其國師古曰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

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罷之及騫言可以通大夏迺

復事西南夷師古曰專以為事也騫以校尉從大將軍

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劉敞曰水草處宜

將軍下有數字字迺封騫為博望侯師古曰取其是歲

淳化本無知字迺封騫為博望侯師古曰取其是歲

元朔六年也後二年騫為衛尉與李廣俱出右北平

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

為庶人是歲驃騎將軍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至祁

連山其秋渾邪王率眾降漢而金城河西竝南山至

鹽澤空無匈奴音師古曰竝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

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

騫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

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閒小國也古師

曰祁連山以東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

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曰服虔

父如傅母也李奇曰布就字也翎侯烏孫官名也為

昆莫作傅父也師古曰翎侯烏孫大臣號其數非

一亦猶漢之將軍耳而非其人之字翎侯與翕同為求
食還見狼乳之乳師古曰以又烏銜肉翔其旁以為神

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衆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爲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古

日塞音先得反西域國名即佛經所謂釋種者塞釋聲相近本一姓耳塞王南走遠徙

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

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衆因留

居兵稍彊會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遣兵擊

之不勝益以爲神而遠之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今單于新困

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

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遺公主爲夫人結昆弟

其勢宜聽師古曰言事專聽從於漢○劉敞則是斷

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

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

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多持節

副使

師古曰為騫之道可便遣之旁國

○宋祁曰古本及浙本遣

一字遣並有

騫既至烏孫致賜諭指師古曰以天子未

能得其決語在西域傳騫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

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騫

師古曰道

與烏孫使數

十人馬數十匹報謝

師古曰與騫相隨

因令窺漢知

其廣大騫還拜為大行歲餘騫卒後歲餘

○宋祁曰古本騫卒

卒二字復騫

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

俱來

其晉灼曰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騫鑿空

日鑿開也空通也騫始開通西域道也師古曰空孔也猶言始鑿其孔穴也故此下言當空道而西域傳

謂孔道也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李奇曰質

也信外國由是信之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初天子發

書易

鄧展曰發易書以卜

○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

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

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臣贊

曰今居縣名也屬金城築塞西至酒泉也師古曰令音零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

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犂軒條支身毒國李奇曰犂音軒

服虔曰犂軒張掖縣名也師古曰抵至也自安息以下五國皆西域胡也犂軒即大秦國也張掖驪軒縣

蓋取此國為名耳驪犂犂聲相近軒而天子好宛馬使讀與軒同李奇音是也服說非也

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人少者百餘人所齎操

大放博望侯時師古曰操持也所齎持謂節其後益

習而衰少焉師古曰以其串漢率一歲中使者多者

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師古曰道

遠則還遲近則來疾是時漢既滅越蜀所通西南夷皆震請吏

置牂柯越巂益州沈黎文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

李奇曰欲地界也迺遣使歲十餘輩出此初郡師古曰

相接至大夏也置者初皆復閉昆明如淳曰越本無皆字為所殺奪

幣物於是漢發兵擊昆明斬首數萬後復遣使竟不

得通語在西南夷傳自騫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吏士

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

所樂聽其言師古曰凡人皆不樂去故有予節募吏

民無問所從來為備眾遣之以廣其道師古曰不為

家私隸來還不能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師古曰

址許應募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按致重罪師古曰言其串習

求充以激怒令贖師古曰令立復求使使端無窮而

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

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相效其使皆私

縣官齎物師古曰言所齎官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師古

日所市之物得利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度

日漢使言於外國度漢兵遠不能至師古曰而禁其

食物以苦漢使師古曰令漢使乏絕責怨至相攻擊

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師古曰空即孔也○攻劫漢

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時遮擊之使者爭

言外國利害師古曰言服之則皆有城邑兵弱易擊

於是天子遣從票侯破奴師古曰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

數萬以擊胡胡皆去明年擊破姑師虞樓蘭王酒泉

列亭鄣至玉門矣韋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界而大宛諸國發使隨

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犛軒眩人獻於漢劭應

檀曰卯大如朝賀一詔二石鬻也眩相詐惑也鄧太后時西夷

道不可施行後數日尚書陳忠案漢舊書乃知世宗

時犛軒獻見幻人天子大悅與俱巡狩乃知古有此

事師古曰鳥卵如汲水之鬻耳無瓜種樹屠人截馬

之術皆與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

大鳥則成也本從西域來鬻音登軒○宋祁曰如只曰

非又注今離與雍是西域鳥及卵聲軒越本黎軒者

水瓶也今離與雍是西域鳥及卵聲軒越本黎軒者

云二音亦當天子大說師古曰悅而漢使窮河源其山

多玉石采來臣贊曰漢使采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

出山曰昆侖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迺悉從外國

客大都多人過之則散財帛賞賜厚具饒給之以覽

視漢富厚焉師古曰視讀曰示大角氏師古曰氏音

紀武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師古曰聚都邑人令觀

反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臧之

積欲以見漢廣大傾駭之見顯示及加其眩者之工

而角氏奇戲歲增變其益興自此始而外國使更來

更去師古曰遞大宛以西皆自恃遠尚驕

恣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漢使往既多其少從率

進孰於天子孟康曰少從不如計也或曰少者少年

灼師古曰多進虛美隨使而出外國者為少從總言其少

年而從使也從音材用反事見班固與弟仲升書進孰者但空進成熟之言與言大宛有善

馬在貳師城匿不肯示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

心師古曰志懷美悅專事求之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

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師古曰素有漢地財物故不貪金馬

幣之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有敗服虔曰水名道從水

中行師古曰沙磧之中不生草木水又鹹苦即出其

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師古曰近道處

之無城郭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常乏食死者

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

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如淳曰罵詈也師古曰椎破金馬也

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

財物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

前漢書卷六十一列傳七中華書局聚

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即破宛矣天子以嘗使

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

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師古曰欲封其兄弟迺以李廣利為將

軍伐宛騫孫猛字子游有俊才元帝時為光祿大夫

使匈奴給事中為石顯所譖自殺

李廣利女弟李夫人有寵於上產昌邑哀王太初元

年以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

年數萬人以往師古曰惡少年謂無行義者期至貳師城取善馬

故號貳師將軍故浩侯王恢使道軍既西過鹽水當

道小國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

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師古曰比音必寐反士財有數千

皆飢罷師古曰財與才同罷讀曰疲攻郁成城郁成距之所殺傷

甚眾貳師將軍與左右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

王都乎引而還往來二歲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古師

日十人之中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

戰而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

師古曰天子聞之大怒使使遮玉門關曰軍有敢入

斬之貳師恐因留屯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

餘於匈奴師古曰趙破匈奴後封公卿議者皆願罷宛

軍專力致胡天子業出兵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

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輪臺易苦

漢使晉灼曰易輕也師古曰輪臺亦國名為外國笑迺案言伐宛尤不

便者鄧光等師古曰案其赦囚徒扞寇盜如淳曰放

扞禦寇盜師古曰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

六萬人師古曰興發部負私從者不與糧食及私從

者不在六萬人數牛十萬馬三萬匹驢橐駝以萬數

齋糧兵弩甚設

師古曰施張甚具也

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五

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水於是遣水工徙

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

師古曰空孔也徙其城下水者令從他道流不迫其城也

空以穴其城者圍而攻之令作孔使穿穴也下云決其水原移之又云圍其城攻之皆再敘其事也一曰

既徙其水不令於城下流而因之益發戍甲卒十八萬其舊引水入城之孔攻而穴之

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

如淳曰立二縣以衛邊也或曰

置二部都尉

而發天下七科適

師古曰適讀曰謫七科解在武紀

及載糶

給貳師

師古曰糶音備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屬音之

師古曰

欲反○宋祁曰車當作運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馬校尉師古曰習

猶便也一人為驅馬校尉

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

貳師後復行兵

予○宋祁曰古無後字當存為是

多所至小國莫

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

而西平行至宛城

師古曰平言無寇難

兵到者三萬宛兵迎

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兵走入保其城貳師欲攻郁

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師古曰留行謂迺先至

宛決其水原古○宋祁曰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

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毋寡匿善馬殺漢使

師古曰毋寡宛王名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宋祁

下當有迺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

王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師古曰宛之貴人

靡也煎音子延反宛大恐走入中城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

以王毋寡持其頭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

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

康居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孰

計之何從師古曰令貳師孰計之而欲是時康居候

視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

井而其內食尚多計以為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

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宛破

漢軍必矣師古曰罷軍吏皆以為然許宛之約宛迺

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師古曰下漢

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

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名昧蔡為宛王服虔曰蔡音楚言蔡

之師古曰昧音本末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罷而

引歸初貳師起敦煌西為人多道上國不能食師古曰起

發也道近道諸國也食讀曰飲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

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至郁成城宋祁曰成城古本浙本

作都守不肯給食申生去大軍二百里負而輕之師古

曰負恃也恃大軍之威而輕敵人攻郁成急郁成窺知申生軍少晨

用三千人攻殺申生等數人脫亡走貳師師古曰貳走音奏

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降其王亡

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出郁成王與

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如淳曰時多別將故謂貳師為大將軍

四人相謂郁成漢所毒師古曰毒恨今生將卒失大事師古

曰卒讀曰猝欲殺莫適先擊師古曰適主也無有主上邽

騎士趙弟拔劍擊斬郁成王桀等遂追及大將軍初

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擊宛烏孫發二

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師古曰東諸旋軍東出

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因

為質焉軍還入玉門者萬餘人馬千餘匹後行非乏

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牟之以此物故

者衆師古曰侵牟言如牟賊之食苗也物故謂死也解具在景紀及蘇武傳天子為萬

里而伐不錄其過迺下詔曰匈奴為害久矣今雖徙

幕北與旁國謀共要絕大月氏使遮殺中郎將江故

鴈門守攘危須以西及大宛皆合約殺期門車令服

曰危須國名也文穎曰漢使期門郎也車令姓名也中郎將朝及身毒國使隔

東西道貳師將軍廣利征討厥罪伐勝大宛賴天之

靈從沂河山涉流沙通西海山雪不積張晏曰是歲

還喜得天人之應也師古曰從由也沂逆士大夫徑

度無師古難也言路由山險又沂河也沂音素利為海西侯食邑八千戶又封斬郁成王者趙弟為

新時侯軍正趙始成功最多為光祿大夫上官桀敢

深入為少府李哆有計謀為上黨太守師古曰哆音昌野反軍

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人千

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孟康曰奮迅也以

適過行者皆黜其勞師古曰適讀曰謫言以罪謫士

而行者免其所犯不敘功勞

卒賜直四萬錢師古曰或以他財伐宛再反師古曰再反猶

兩迴今言凡四歲而得罷焉後十一歲征和三年貳師復

將七萬騎出五原擊匈奴度邽居水師古曰邽音質兵敗降

匈奴為單于所殺語在匈奴傳

贊曰禹本紀言河出昆侖昆侖高二千五百里餘日

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原

惡睹所謂昆侖者乎鄧展曰漢以窮河原於何見昆

原出於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昆侖也師古曰惡音烏故言九州山川尚書

近之矣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放哉如淳曰放蕩迂闊

如說是也苟悅誤以放為效字因解為不效蓋失之矣

前漢書卷六十一

南齊書卷六十一

齊書卷六十一

齊書卷六十一

齊書卷六十一

齊書卷六十一

齊書卷六十一

齊書卷六十一

齊書卷六十一

齊書卷六十一

齊書卷六十一

齊書卷六十一

齊書卷六十一

齊書卷六十一

前漢書卷六十一考證

張騫傳居匈奴西○史記大宛傳作居匈奴中益寬立其夫人爲王○臣召南按史記作立其太子爲王外國固時有女王然以下文推之似史記是

去十三歲惟二人得還○通鑑考異曰史記西南夷傳曰元狩元年張騫使大夏來言通身毒國之利按年表騫以元朔六年二月封博望侯必非元狩元年始歸也或者元狩元年始令騫通身毒國疑不能明

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史記作居漢西南此漢字似不可省

出驪出菴出徙叩出夔○史記作出驪出冉出徙出叩夔

迺復事西南夷○胡三省曰元朔四年罷西夷元狩元年復通

西並南山至鹽澤○臣召南按鹽澤卽蒲昌海于闐及葱嶺二河之所匯也今名洛普池

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小國也注師古曰祁連山以東敦煌以西○臣召南按西域傳曰月氏遠去過大宛擊大夏而臣之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然則本文祁連卽指酒泉張掖金城之南山霍去病所奪者地在敦煌之東注當云祁連以西敦煌以東也

騫卽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大夏下史記有安息身毒于寘杆朶諸國

而漢使窮河源○此句下史記有河源出于寘五字而鹽水中數有敗○胡三省曰裴矩西域記鹽水在西州高昌縣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磧之地道路不可準惟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爲標驗由此數有死亡

李廣利傳故浩侯王恢○徐廣曰恢先受封一年坐使酒泉矯制國除○臣召南按此王恢以擊破車師功封浩侯與元光中設計馬邑以大行令爲將軍下獄死者不同此在後

烏孫輪臺易苦漢使○輪臺史記作侖頭

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臣召南按外戚傳並不
言左將軍桀從貳師伐宛有功則此搜粟都尉後
爲少府者另是一人百官公卿表太初元年搜粟
都尉上官桀爲少府年老免卽合此傳而師古注
乃謂疑此非上官桀表誤何哉左將軍上官桀與
霍光同輔政者在此人後姓名偶同耳

前漢書卷六十一考證

前漢書卷六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張晏曰南方

也水為陰故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兼地職也臣瓚

曰重黎司天地之官也唐虞謂之羲和則司地者宜

曰北正古文作北正師古曰瓚說非也據班氏唐虞

幽通賦云黎淳耀於高辛則此為火正是也唐虞

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

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應劭曰封為程當

宣王時官失其守而為司馬氏所師古曰失其司馬氏

世典周史句無司馬氏浙本此惠襄之間司馬氏適晉

張晏曰周惠王襄王有子頹晉中軍隨會犇魏如淳

叔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也秦中軍隨會犇魏曰左

前

漢

書

卷六十二

列傳

一

中華書局聚

還晉今此言隨會奔魏司馬氏因入少梁則似謂自

既非別國不得言而司馬氏入少梁師古曰少梁本

奔未詳遷之說而司馬氏入少梁國也為秦所

滅號為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

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張晏曰司馬相在趙者以傳劍

論顯服虔曰世善劍也論音來頓反蒯贖其後也

如淳蒯苦怪反贖五怪反在秦者錯與張儀爭論曰秦

惠王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司馬錯以當先伐於

是惠王使錯將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蘇林曰錯孫

靳音祈古曰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夏陽靳與武

安君阮趙長平軍文穎曰趙孝成將還而與之俱賜死

杜郵李奇曰地名在咸陽西葬於華池也晉灼曰池名

馮翊界近夏陽非鄂縣在左靳孫昌為秦王鐵官當始

皇之時蒯贖玄孫印為武信君將而狗朝歌武信君曰

即武臣也未為趙王之前號武信君項籍傳曰趙將

司馬印是知為武臣之將也○劉敬曰此言當始皇

時為武信君將也則諸侯之相王王印於殷羽封印為

武信君非武臣也

王殿漢之伐楚印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毋懌

赤反弋毋懌為漢市長毋懌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

葬高門蘇林曰長安北門也師古曰蘇說非也高喜

生談談為太史公在丞相上漢儀注太史公置位

副太史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

相上又衛宏所說多不實未可以為正師古曰談為

太史令耳遷尊其父故謂之為公如說非也○劉敬為

曰周制外史掌四方之志布在諸侯國其位上士皆

在諸侯之史也秦亦有之故漢儀注所謂太史公在

遷與任安謂此也衛宏所說亦不可謂之全非宋祁曰

間故上所戲弄倡優畜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

丞相上安得有此言邪百官表不著其官信其非也

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師古曰唐律歷志受易於楊

何蓄師古曰何字叔元習道論於黃子師古曰景帝時

前漢書卷六十一列傳

一中華書局聚

之黃生與韓固爭論於上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

前謂湯武非受命乃殺也師古曰詩感也各習師

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諄法惑於所見詩音布內

反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曰本無曰字越天下

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謂易繫辭夫陰陽儒墨

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

省耳師古曰言發迹雖殊同歸於治但學嘗竊觀陰

陽之術大詳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畏李奇曰陰陽

官是其枝葉也師然其敘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

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敘君

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師古曰墨

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難盡用然其疆

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

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師古曰劉向

者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然其正名實不可不

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澹足萬物師古澹

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師古澹

古瞻字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

之要師古曰撮總取也音千活反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

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師古曰操執持也音千高反

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

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師古曰佚樂也字與逸同至於大道

之要去健羨服虔曰門戶健壯也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

也晉灼曰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嚴君平曰拆關破捷使姦者自止服說是也師古曰二義並通捷其偃

反然今書本字黜聰明如淳曰不尚賢絕聖棄知也皆作健字也

倚依太素反本歸真則理得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

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蚤衰師古曰蚤欲與天地長

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

有教令

張晏曰八節就中氣也各有禁謂月令也曰

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

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師古曰弗

順則無以為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

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師古曰故曰博而寡要勞

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

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

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採椽不斲師古曰屋蓋曰茨

飯採音木也茨音疾茲飯土簋歡土刑師古曰盛飯也刑以盛

羹羹也土謂燒土為之即瓦器也糲梁之食服虔曰糲

也晏曰一斛粟七斗米為糲音辣師古曰食飯藜藿之

羹蓬師古曰藜草似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

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率故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宋祁曰越本共作法夫世異時移

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疆本節用則人

給家足之道也師古曰給亦足也人皆得足也此墨子之所長

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壹斷於

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

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

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師古曰音扶問反名家苛察繳繞如淳

曰繳繞猶纏繞也使人不得反其意剽決於名時失

人情師古曰繳公鳥反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

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晉灼曰引名責實也此不可不

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師古曰無為者守靜也

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師古曰指趣幽遠其術以虛無為本以

因循為用師古曰任自然也無成執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

情不為物先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

有度無度因物興舍師古曰興起也舍廢也故曰聖人不巧時

變是守師古曰無機巧之心但順時也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

也師古曰言因百姓之心以為教但執其綱而已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

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服虔曰款空也

李奇曰聲則名也師古曰中當也充也音竹仲反款言不聽姦迺不生賢不

肖自分白黑迺形師古曰見也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迺

合大道混混冥冥師古曰元氣之貌混音胡本反光耀天下復反

無名師古曰還也凡人所生者神也○宋祁曰浙本所字下有以字所託

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

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

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

治天下何由哉師古曰凡此皆言太史公既掌天官

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

在今秦州龍門縣北而河北其西則在今流耕牧河山之陽師古

曰河之北也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

稽探禹穴窺九疑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

疑舜墓在焉師古曰會稽山名本茅山也禹於此會

諸侯之計因名曰會稽九疑山有九峯解在司馬相

如傳浮沅湘水出零陵二水皆入江北涉汶泗汶泗兩

水名在地理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

師古曰鄒縣名也嶧山名也近曲阜阨困蕃薛彭城師古

曰蕃縣名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

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師古曰笮還報命是歲天子

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陽也淳曰周南洛

陽而謂周南者自陝不得與從事讀曰豫發憤且

前漢書卷六十一列傳五中華書局聚

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
 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
 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女復為太史則續吾祖
 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
 也夫命也夫予死爾必為太史為太史毋忘吾所欲
 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
 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說孝經之辭也夫天
 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師古曰召
 讀曰邵達大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師古曰爰
一曰也發語辭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
 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
 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壹
 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為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

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

令紬史記石室金鑽之書如淳曰紬徹舊書故事而次述之師古曰此說非也

紬謂綴集之音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李奇曰遷為太史後五年適當

武帝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

於明堂諸神受記張晏曰以元朔各立明堂朝諸侯及郡守受正朔各有山川之祀故

曰諸神受記孟康曰明堂班十二月之政歷紀四時故改建於明堂諸神受記若勾芒祝融之屬皆受瑞

記遷因此而作師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

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

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

乎小子何敢攘焉師古曰攘古讓字言當已述成先人之業何敢自謙當五百歲而讓

也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為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

余聞之董生仲舒也周道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

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

百四十二年之中師古曰是非非謂本其得失以為天下儀表貶諸

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夫師古曰時諸侯僭侈大夫擅權故貶討之也貶

退也討治也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

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

嫌疑明是非定猶與師古曰與讀曰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

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

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師古曰以變化之道為長也長讀如本字一曰

長謂崇長之也音竹兩反下皆類此○宋祁曰淳化本作長於變化予準書記等語不當有化字傳者見

注中有化字誤足之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

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

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

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

道化春秋以道義道師古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

秋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減而

萬之外即以萬言之故云數萬何乃忽言減乎學者

又為曲解云公羊經傳凡四萬四千餘字尤疏謬矣

史遷豈謂公羊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

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

社稷者不可勝數師古曰解並察其所以皆失其本

已師古曰已故易曰差以豪釐謬以千里師古曰今

象象繫辭並無此語所稱易緯者故臣弑君子弑父

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卦師古文曰易坤有國者不

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

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

而不知其權師古曰為人君父者宋祁曰浙而不

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師古曰蒙為人臣

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

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師古曰其心雖善以不知被

之空言不敢辭蘇林曰趙盾不知討賊夫不通禮義

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

則犯師古曰為臣下所干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

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

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

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

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師古曰

決之於禮義也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

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

曰唯唯否否晉灼曰唯唯謙應也否否不然余聞之

先人曰處戲至純厚作易八卦師古曰處讀與伏同堯舜之盛

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

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已

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

清師古曰於歎辭也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政化清也於讀曰烏○劉放曰言於穆清遂不成文理

天穆清也澤流罔極師古曰周無極止也海外殊俗重譯款塞師古

叩也日款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師古曰道言也臣下百官力誦

聖德猶不能盡宣其意師古曰力勤也且士賢能矣而不用

有國者恥也主上明聖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

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

墮先人所言師古曰墮毀也謂不脩之也音火規反罪莫大焉余所謂

述故事整齊其世傳○宋祁曰本無世字非所謂作也而君比

之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

於纍繼師古曰纍係也繼長繩也迺喟然而歎曰是

余之辜夫師古曰宋祁曰喟然歎息聲也音邱位反身虧不

用矣退而深惟曰惟師古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

之思也師古曰隱憂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服虔曰武

帝得白麟而鑄金作麟足形作史記止於此也張晏

曰武帝獲麟遷以爲述事之端上記黃帝下至麟止

猶春秋止於獲麟而止師古曰遷序事自黃帝始曰遷

盡太初故言至麟而止張說遷序事自黃帝始曰遷

但取最後一篇各別有辭班氏以其文多故略而不載

或於目中之後乃言第七十讀此大妄矣意五帝本紀

第一夏本紀第二殷本紀第三周本紀第四秦本紀

第五始皇本紀第六項羽本紀第七高祖本紀第八

呂后本紀第九孝文本本紀第十孝景本紀第十一今
上本紀第十二三代世表第十三諸侯年表第二
六國年表第三秦楚之際月表第四漢諸侯年表第

五高祖功臣年表第六惠景間功臣年表第七建元
以來侯者年表第八王子侯者年表第九漢興以來
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禮書第一樂書第二律書第三
曆書第四天官書第五封禪書第六河渠書第七平
準書第八吳太伯世家第一齊太公世家第二魯周
公世家第三燕召公世家第四師古曰邵管蔡世家
第五陳杞世家第六衛康叔世家第七宋微子世家
第八晉世家第九楚世家第十越世家第十一鄭世
家第十二趙世家第十三魏世家第十四韓世家第
十五田完世家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陳涉世家
第十八外戚世家第十九楚元王世家第二十荆燕
王世家第二十一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蕭相國
世家第二十三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留侯世家第

二十五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絳侯世家第二十七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世家第二十九師古曰景帝子

凡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所生遷三王世家第三十

謂同母者為一宗故云五宗也伯夷列傳第一管晏列傳第二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師古曰苴音子閩反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伍子胥列傳第六仲尼弟子列傳第七商君列傳第八

蘇秦列傳第九張儀列傳第十樛里甘茂列傳第十一

穰侯列傳第十二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孟子

荀卿列傳第十四平原虞卿列傳第十五孟嘗君列

傳第十六魏公子列傳第十七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樂毅列傳第二十廉頗藺相

如列傳第二十一田單列傳第二十二魯仲連列傳

第二十三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呂不韋列傳第

二十五刺客列傳第二十六李斯列傳第二十七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淮陰侯韓信列傳第三十二韓王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田儋列傳第三十四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張丞相蒼列傳第三十六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傅靳蒯成侯列傳第三十八師古曰蒯成侯周繇也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爰盜朝錯列傳第四十一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田叔列傳第四十四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平津主父列傳第五十一

匈奴列傳第五十二南越列傳第五十三閩越列傳

第五十四朝鮮列傳第五十五西南夷列傳第五十

六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

八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汲鄭列傳第六十儒林列傳

第六十一酷吏列傳第六十二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佞幸列傳第六十五滑稽列傳

第六十六日者列傳第六十七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

周道既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鑽

玉板圖籍散亂如淳曰玉版刻玉漢興蕭何次律令

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

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師古曰彬音居覓反自曹參

薦蓋公言黃老而賈誼朝錯明申韓公孫弘以儒顯

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

相繼纂其職師古曰纂讀與撰同曰於戲師古曰於戲嘆聲也

於讀曰烏戲讀曰呼古字或作嗚序今字或作烏呼音義皆同耳而俗之讀者隨字而別又曲為解釋云

有吉凶美惡之殊是不可一其大指也義余維先人嘗

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

官至于余乎欽念哉師古曰欽敬也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

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三代錄

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

竝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師古曰並時則年歷差殊異代則難以明辨故

也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

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

運行無窮孟康曰象黃帝以下三十家也老子言車三十輻運無窮以象王者如此也師古

曰此說非也言眾星共繞北辰諸輻輔弼股肱之臣咸歸車轂若文武之臣尊輔天子也

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傲儻不

令己失時師古曰倣儻大節也倣吐歷反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

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

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言孟康曰藝音襍謂裳下懷襍李奇曰藝六藝也

師古曰李說是也藝古藝字○協六經異傳齊百家

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師古曰藏於山者備亡失也其副貳本乃留京師也

以竢後聖君子第七十師古曰竢字遷之自敘云爾師古

曰自此以後乃班氏作傳語耳而十篇缺有錄無書

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與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斬

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師古曰序目本無

兵書張云亡失此說非也○劉奉遷既被刑之後為

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師古曰故人者言其舊交

也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曰少卿足下淳如

任曰少卿安字曰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

意氣勤勤懇懇師古曰懇懇至誠也音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師古曰望

也怨也而流俗人之言師古曰謂隨俗人言而流移其志僕非敢如是也

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師古曰罷讀曰疲○

字之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師古曰尤過也欲益

反損是以抑鬱而無誰語師古曰無誰語者言無語相師古曰無誰語者言無語

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師古曰言無知已者設欲脩名師古曰言無知已者設欲脩

為令誰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師古曰伯牙

志牙鍾子期皆楚人也伯牙鼓琴子期聽之方鼓琴而

絃期又曰湯湯乎若流水及子期死伯牙破琴絕何則

士為知己用女為說己容師古曰說讀曰悅○宋祁

若僕大質已虧缺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應劭曰由夷許由伯

珠也夷也師古曰隨隨侯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發笑而

自點耳點師古曰書辭宜荅宜師古曰會從東上來服虔曰從

武也帝又迫賤事孟康曰卑賤之事若煩務也晉灼曰

孟所供職也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穎

千忽反急也師古曰越本注文穎曰卒言倉卒與此

不今少卿抱不測之罪如淳曰平居時遷不肯報其

欲使其怒以度己也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

雍李奇曰薄迫也追當從行也如淳曰遷是也恐卒然不

可諱師古曰諱謂安死也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

左右師古曰懣煩悶也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師

恨謂任安請略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師古曰謂

報也宋祁曰浙僕聞之修身者智之府也師古曰

聚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符信也恥

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

可以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宋祁曰浙本故禍

莫慙於欲利師古曰慙亦痛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

於辱先而諾莫大於宮刑師古曰諾刑餘之人無所

比數非一世也○宋祁曰越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

與雍渠載孔子適陳應劭曰雍渠奄商鞅因景監見

趙良寒心應劭曰景監秦嬖人同子參乘爰絲變色

於宦豎○宋祁曰浙本莫不傷氣況忼慨之士乎師古

曰忼音如明反今朝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

雋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師古

所以自惟師古曰上之不能納忠效信

效致也師古曰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

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

前漢書卷六十一列傳

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師古曰搴拔也擐音騫下之

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

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

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韋昭曰周官太史位下大

石故比下大夫師古曰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維

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闒茸之中師古

茸猥賤也闒吐也闒茸人勇反迺欲叩首信眉論列

是非師古曰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宋祁曰越本尚

師古曰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何言哉無復句余

按太史公語多重復也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

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師古曰不羈言其

繫也負者亦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

周衛之中服虔曰薄技薄材也師古僕以為戴盆何

以望天

如淳曰頭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言己方有所造不暇修人事

也師古曰言營職務耳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

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

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

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師古曰趣所嚮也舍所廢也未嘗銜盃酒

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

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常思

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師古曰徇從也營也其素所畜積也

師古曰畜讀曰蓄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

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壹不當而

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臣瓚曰媒謂違合會之孽謂為生其

罪豐也師古曰媒如媒媾之媒孽如僕誠私心痛之

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

垂餌虎口橫挑疆胡李奇曰挑音詭師印億萬之師

師古曰印讀曰仰漢軍北匈奴乘高攻故曰印也與單

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敵數多故云過當也虜救

死扶傷不給猶師古曰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迺悉徵

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師古曰能引一國共攻而圍

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

李陵壹呼勞軍師古曰呼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

泣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孟康曰沫音類李奇

沫古類字類洒面也言流血在面如盥類冒犯也首

嚮也沫音呼內反字從午未之未拳音丘權反也音

眷冒音莫克反首音式救反讀者乃以拳擊之權大

非是手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

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
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師古曰料

見主上慘悽恒悼誠欲劾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師古曰自絕旨甘而與衆人分之二共同其少多也能得

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

欲得其當而報漢師古曰欲於匈奴立功事已無可而歸以當其破敗之罪

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師古曰謂摧破匈奴之兵也

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

功師古曰指意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

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師古曰沮毀壞也音才汝反遂下於理拳

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師古曰倦倦字音義同耳列陳也

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師古曰卒終也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

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

為伍深幽圜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

前漢書卷六十一列傳五中華書局聚

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

孟康曰家世為將有

名聲陵降而隕之也音頽

而僕又茸以蠶室

蘇林曰茸次也若人相俾

次師古曰隕墜也音頽

蠶室乃腐刑

所居温密之室也謂推致蠶室之中也

劉奉世曰

劉奉世曰

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

師古曰觀視

悲夫悲夫事

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

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

與螻螳何異

師古曰螻螳也螳蚱蜢也螳蚱蜢音樓

而世又不與

能死節者比

師古曰與許也

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

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

死有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

師古曰趨讀曰

趨也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

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

索被箠楚受辱師古曰箠杖也音止樂反其次鬻毛髮嬰金鐵受

辱師古曰嬰繞也音吐計反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

刑極矣師古曰腐刑解在景紀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

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穿檻之中

搖尾而求食師古曰穿掘地以陷獸也音才性反積威約之漸也故士

有畫地為牢執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

文穎曰未遇刑自殺為鮮明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師古曰

音彭幽於圜牆之中師古曰圜牆獄也當此之時見

獄吏則頭搶地音千羊反視徒隸則心惕息師古曰惕懼也

息也何者積威約之執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

彊顏耳曷足貴乎師古曰強反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

斯相也具五刑師古曰說在刑法志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師古曰高

祖偽遊雲夢而信至陳上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

謁即見囚執械謂桎梏之

具罪

師古曰或繫於獄或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

於請室

師古曰或鄉讀曰嚮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師古曰三木在

頸及手足

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

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師古

曰財與裁同古通用字

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

由此言之勇怯執也疆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

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迺

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

為此也

師古曰重難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

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師古曰言激於義理者迺有

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

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

慕義何處不勉焉

師古曰勇敢之人聞於分理未必能死名節怯懦之夫心知慕義則

處處皆能勉勵也○宋僕雖怯栗欲苟活師古曰音

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繼之辱哉音

沈累音力湛讀曰反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應劭曰揚

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晉灼曰臧獲敗敵所被虜

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

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

倣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戾而

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宋

丘明疑脫明字左孫子贖脚兵法脩列文穎曰孫子

為靡涓所斷足師反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蘇林曰呂氏

論六韓非囚秦說難孤憤憤師古曰說難孤名詩三百篇

大氏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師古曰禮反此人皆意

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師古曰令人將來之人

志見已及如左丘明無目本無明字孫子斷足終不

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師古曰見胡電

反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

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稽古曰稽計也凡百三十

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

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

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師古曰其

人謂能行其書者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

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上流

多謗議景本越本並作下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

為鄉黨戮笑汗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

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

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師古曰如亦往也每念斯恥

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為閨閣之臣寧得自引

深藏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以通其狂

惑師古曰湛讀曰沉今少卿迺教以推賢進士無迺與僕之

私指謬乎師古曰指意也今雖欲自彫琢師古曰琢刻也音篆曼辭以

自解師古曰淳曰曼美也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師古曰祇也

適要之死日然後是非迺定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

陋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

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為史通子

應劭曰以遷世為史官通於古今也李奇曰史通國子爵也○宋祁曰越本無至字

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

纂之師古曰纂與撰同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

遺文其語不經師古曰非說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

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

本事以為之傳師古曰輯與集同○宋祁曰舊本以字上有是字又纂異同

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

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服虔曰關東六國與秦七

國○宋祁曰注文當云與秦為七國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

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

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漢其言秦漢詳

矣至於采經撫傳師古曰撫拾也音之亦反分散數家之事甚多

疏略或有抵牾如淳曰牾讀曰迕相觸迕也師古曰抵觸也牾相支柱不安也牾音悟

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

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師古曰頗普我反論大

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

述貨殖則崇執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

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

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劉德曰俚鄙也如淳曰言雖質猶不如閭里之鄙言也師古曰

劉說也是也其文直其事核師古曰核堅實也不虛美不隱善

故謂之實錄其應劭曰言實錄事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

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師古曰言其報

任安書自陳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師古曰巷

伯奄官也遇讒而作詩列在小雅是也夫唯大雅既明且

哲能保其身難矣哉師古曰尹吉甫作豸民之詩以美宣王而論仲山甫之德曰既

明且哲以保其身其詩列於大雅故贊云然

前漢書卷六十二

前漢書卷六十二考證

司馬遷傳晉中軍隨會犇魏注師古曰未詳遷之所說○臣召南按奔魏史記作奔秦是也漢書本誤作魏耳又按隨會奔秦時未爲中軍將也史文以後官冠其名

錯孫斬○斬史記作斬又昌生毋懌史記作無澤神形蚤衰○蚤衰史記作騷動又因物興舍史記作因物與合

遷生龍門注師古曰龍門山其東則在今秦州龍門縣北云云○臣召南按地理志左馮翊夏陽縣故少梁禹貢梁山在西北龍門山在北卽遷所生之地師古注所云其西在今同州韓城縣北者也龍門一山跨河故注先言東岸耳秦州應作秦州唐武德元年於隋汾陰縣置秦州二年徙治龍門此龍門縣在漢爲河東皮氏縣地與夏陽隔河相望今日河津縣非遷所生地在西岸者也

遷報之曰少卿足下○文選起句作太史公牛馬走

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此篇字句與文選多異助語辭亦多不同今但依漢書各本校正

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臣召南按文選作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倒用字於而字下甚順

俱居門下○文選注云謂同爲侍中官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臣召南按呂覽爲不韋相秦日著故能懸之市門卽韓非書亦在遊秦之前也此書大意言二人身雖遭難其所著作已傳當世耳下文爲自己發憤著書比例故專引孫臏邱明

且負下未易居○文選作負累之下未易居似較此文爲明顯

前漢書卷六十二考證

前漢書卷六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師古曰諸帝子傳皆言王而此獨云子者以戾太子在其中也

孝武皇帝六男衛皇后生戾太子趙婕妤生孝昭帝

王夫人生齊懷王閔師古曰音宏李姬生燕刺王旦廣陵

厲王胥師古曰不知官秩故云李姬諡法暴戾無親曰刺刺音來葛反李夫人生昌

邑哀王師古曰音博

戾太子據元狩元年立為皇太子年七歲矣初上年

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為立謀師古曰謀神也解在枚臯傳使

東方朔枚臯作禱祝師古曰祝辭少壯詔受公羊春秋

又從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

師古曰少壯者言漸長大也少讀如本字

宮上為立博望苑師古曰取其使通賓客從其所好

故多以異端進者元鼎四年納史良娣韋昭曰良娣太子之內官

也太子有妃有良娣音第產子男進號曰史皇孫張

日皆以舅氏姓為氏以相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

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師古曰充為直指使者劾

車馬太子求恐上晏駕後為太子所誅會巫蠱事起

充因此為姦是時上春秋高意多所惡以為左右皆

為蠱道祝詛窮治其事丞相公孫賀父子陽石諸邑

公主師古曰及皇后弟子長平侯衛伉皆坐誅師古

音抗又語在公孫賀江充傳充典治巫蠱既知上意

自言宮中有蠱氣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上使按

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充師古曰說讀

充遂至太子宫掘蠱得桐木人時上疾辟暑甘泉宮

師古曰辟獨皇后太子在師古曰師太子召問少傅石

德師古曰石慶子德懼為師傅并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

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

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

充等繫獄師古曰矯託也託詔命也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

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蘇林曰家吏皇后吏也臣

子吏也師古曰既言皇后及家吏此上存亡未可知

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耶韋昭曰始皇

扶蘇而立太子急然德言征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

客為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說疑使者有詐不肯受

詔客格殺說御史章贛被創突亡自歸甘泉太子使

舍人無且師古曰且音子閭反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秋門因

長御倚華鄭氏曰長音長者如淳曰漢儀注女長御

比侍中皇后見經娥以下長御稱謝倚華

倚字也師古曰具白皇后發中廐車載射士廐師古曰中

馬所也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告令百官曰江充反迺

斬充以狗彘胡巫上林中服虔曰作巫蠱之胡人也

意指妄作蠱狀太子特忿且欲得其情實故以火炙之令毒痛耳遂部賓客為將率

與丞相劉屈氂等戰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以故眾

不肯附太子兵敗亡不得師古曰太子出亡而吏追

越本無肯字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師古曰計壺關

三老茂上書曰師古曰壺關上黨之縣也荀悅漢紀

也得也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

安陰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

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

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

而食諸師古曰論語云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

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言

父子君臣之道不立則國必危亡倉廩雖多吾不得

也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師古曰中當

也言不當其意孝已被謗伯奇放流師古曰孝已伯

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

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為漢適嗣師古曰

嫡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

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師古曰陛下顯而用之

銜至尊之命以迫楚皇太子師古曰楚造飾姦詐羣

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師古曰鬲太子

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

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師古曰逋子盜父兵以

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

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師古曰

前漢書卷六十二 列傳 三 中華書局聚

蠅之詩也營營往來之貌也藩籬也愷樂梯易也言

青蠅來往止於藩籬變白作黑讒人構毀間親令疎

樂易之君子不當信用若讒言無往者江充讒殺趙

極則四國亦以交亂宜深察也

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師古曰充陛下不省察

深過太子罪過而深責之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

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

子胥盡忠而忘其號師古曰志也吳王殺之比干

盡仁而遺其身諫紂紂怒殺之而剖其心也忠臣竭

誠不顧鈇鉞之誅師古曰紂也以陳其愚志

在匡君安社稷也師古曰匡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

豺虎師古曰小雅巷伯之詩也言譖讒之人誠

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師古曰父子之毋患太子之

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也師古曰亟急臣不勝倦

倦師古曰倦讀曰出一日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

拳解在劉向傳

天子感寤太子之亡也東至湖師古曰湖縣名今號

其地臧匿泉鳩里師古曰泉鳩水今在鄆鄉城二縣皆

也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聞

其富贍使人呼之師古曰贍足也而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

自度不得脫音師古曰度各反即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子

張富昌為卒足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

主人公遂格鬪死皇孫二人皆并遇害上既傷太子

乃下詔曰蓋行疑賞所以申信也其封李壽為邗侯

章昭曰邗在河內師古曰張富昌為題侯孟康曰縣

為其理解救太子也邗音于張富昌為題侯孟康曰縣

曰地理志無也功臣表食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

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冤上遂擢千

秋為丞相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孟康曰

師古曰即橫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為北地

太守後族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

之臺於湖師古曰言己望而思之庶太子之魂來歸也其臺在今湖城縣之西饒鄉之東基趾

猶存天下聞而悲之初太子有三男一女女者平輿侯

嗣子尚焉及太子敗皆同時遇害衛后史良娣葬長

安城南史皇孫皇孫妃王夫人及皇女孫葬廣明蘇

名曰苑皇孫二人隨太子者與太子并葬湖師古曰今

有二皇孫也太子有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

年十八即尊位是為孝宣帝帝初即位下詔曰故皇

太子在湖未有號諡歲時祠其議諡云○宋祁曰楊本

議諡置園邑有司奏請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

其父母不得祭師古曰謂本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

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踰閑師古曰閑謹行視

孝昭帝所為故皇太子起位在湖文穎曰位冢位也

反 史良娣冢在博望苑北親史皇孫位在廣明郭北

如淳曰親謂父也 諡法曰諡者行之迹也愚以為親諡宜曰

悼皇母曰悼后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

子諡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

三十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以湖闔鄉邪里聚

為戾園孟康曰闔古闔字從門中旻建安中正作闔師古曰旻舉目使人也旻音許密反闔字本

從旻其後轉訛誤遂作門中受耳 長安白亭東為戾

而郭璞迺音汝授反蓋失理遠耳 后園廣明成鄉為悼園皆改葬焉後八歲有司復言

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

考立廟因園為寢以時薦享焉益奉園民滿千六百

家以為奉明縣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及益戾

園各滿三百家

齊懷王閔與燕王旦廣陵王胥同日立皆賜策各以

國土風俗申戒焉曰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

御史大夫湯師古曰張湯廟立子閔為齊王師古曰於

嗚呼小子閔受茲青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為太

茅歸以立社師古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師古曰

子為而立師古曰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嗚呼念哉共朕之

詔恭言敬聽我詔惟命不于常師古曰言皇天無親

惡則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師古曰

入若子懈怠無歸附之者圖謀也俾使也悉爾心允

執其中天祿永終師古曰德則能盡爾心信執中厥有愆

不臧迺凶于乃國而害于爾躬師古曰汝也臧善嗚呼保

國又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師古曰保安也又閔母

王夫人有寵閔尤愛幸立八年薨無子國除

燕刺王旦賜策曰嗚呼小子旦受茲玄土建爾國家

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嗚呼薰鬻氏虐老獸心以姦

巧邊吐師服虔曰薰鬻堯時匈奴號也孟康曰吐音萌

與粗惡也獸心言貪暴而無仁朕命將率徂征厥罪

義也吐庶人薰音勳鬻音育徂往也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張晏曰時所獲

宋祁曰別本三誤降旗奔師如淳曰昆邪王偃薰鬻徙

域張晏曰匈奴徒東○劉北州以妥孟康曰古綏字

也師古曰贊說是悉爾心毋作怨毋作裴德服虔曰

也委音他果反毋迺廢備師古曰禦邊非教士不得

從徵張晏曰士不素王其戒之旦壯大就國為人辯

略博學經書雜說好星歷數術倡優射獵之事招致

游士及衛太子敗齊懷王又薨曰自以次第當立上

書求入宿衛上怒下其使獄後坐臧匿亡命削良鄉

安次文安三縣武帝由是惡曰後遂立少子為太子

帝崩太子立是為孝昭帝賜諸侯王璽書曰得書不

肯哭曰璽書封小張晏曰文京師疑有變遣幸臣壽

西長孫縱之王孺等之長安師古曰以問禮儀為名

王孺見執金吾廣意師古曰問帝崩所病何病而崩

立者誰子年幾歲廣意言待詔五祚宮師古曰祚宮

中謹言帝崩諸將軍共立太子為帝年八九歲葬時

不出臨師古曰臨音力禁反歸以報王王曰上棄羣臣無語言

蓋主又不得見甚可怪也復遣中大夫至京師上書

言竊見孝武皇帝躬聖道孝宗廟慈愛骨肉和集兆

民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威武洋溢師古曰洋溢言遠

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師古曰倍音羊遠

梁父巡狩天下遠方珍物陳于太廟德甚休盛師古

也美請立廟郡國奏報聞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褒賜燕

王錢三千萬益封萬三千戶旦怒曰我當為帝何賜

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劉長齊孝王孫劉澤等結

謀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脩武備備非常如

曰諸侯不得治民與職事是以為長於是為旦命令

羣臣曰寡人賴先帝休德師古曰獲奉北藩親受明

詔職吏事領庫兵飭武備師古曰飭讀與任重職大

夙夜兢兢子大夫將何以規佐寡人且燕國雖小成

周之建國也師古曰自周以來即上自召公下及昭

襄師古曰召公謂召公奭也昭襄六國時燕之二王也于今千載豈可謂

無賢哉寡人束帶聽朝三十餘年曾無聞焉其者寡

人之不及與師古曰與意亦子大夫之思有所不至

乎其咎安在方今寡人欲橋邪防非章聞揚和師古

正也章表也橋與橋同其字從手也撫慰百姓移風易俗厥路何由子

大夫其各悉心以對寡人將察焉羣臣皆免冠謝郎

中成軫謂旦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

也師古曰失職謂當為漢大王壹起國中雖女子皆

奮臂隨大王旦曰前高后時偽立子弘為皇帝諸侯

交手事之八年師古曰交手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

迎立文帝天下乃知非孝惠子也我親武帝長子反

不得立上書請立廟又不聽立者疑非劉氏即與劉

澤謀為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

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

淄與燕王俱起旦遂招來郡國姦人賦斂銅鐵作甲

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建旌旗鼓車旄頭先毆師古

與驅郎中侍從者著貂羽黃金附蟬晉灼曰以翠羽

同凡此旄頭先驅皆天子之制而貂羽附蟬又天子侍

貂羽以貂尾為冠之羽也附蟬為金蟬以附冠前也

中之飾王皆號侍中旦從相中尉以下勒車騎發民

會圍大獵文安縣以講士馬須期日師古曰講習也須待也

中韓義等數諫旦旦殺義等凡十五人會餅侯劉成

知澤等謀師古曰餅侯蓄川靖王于也餅音步丁反告之青州刺史雋不

疑不疑收捕澤以聞天子遣大鴻臚丞治連引燕王

有詔勿治而劉澤等皆伏誅益封餅侯久之旦姊鄂

邑蓋長公主張晏曰食邑鄂蓋侯王信妻也師古曰

耳不取鄂邑主為妻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霍光爭

權有隙皆知旦怨光即私與燕交通旦遣孫縱之等

前後十餘輩多齎金寶走馬師古曰走馬之善走者賂遺蓋主

上官桀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等皆與交通數記疏光

過失與旦令上書告之桀欲從中下其章師古曰下音胡稼反

旦聞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

服四夷輕弱骨肉○宋祁曰浙本然字顯重異族廢道任

刑無恩宗室其後尉佗入南夷陳涉呼楚澤呼音火

反故近狎作亂內外俱發師古曰狎習也近趙氏無炊

火焉韋昭曰趙秦之別氏師也高皇帝覽蹤迹觀得失

見秦建本非是故改其路規土連城布王子孫師古

也畫是以支葉扶疏異姓不得閒也師古曰閒今陛下

承明繼成師古曰承聖明之業委任公卿羣臣連與成

朋非毀宗室師古曰與膚受之愬日騁於廷惡吏廢

法立威士恩不及下究師古曰究竟也臣聞武帝使

中郎將蘇武使匈奴見留二十年不降還直為典屬

國師古曰今大將軍長史敞無勞為搜粟都尉師古

也敞又將軍都郎羽林張晏曰都試郎羽林也師古曰

令諸當試者不會都所免之○宋軍道上移蹕如淳曰

也太官先置

師古曰昭紀云詐令人為燕王旦上書

耳燕王何以得知之而此傳乃云旦自上疏此下屬

又云帝覺有詐遂親信光參錯不同疑此傳為誤臣

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之變是時昭帝年十四

覺其有詐遂親信霍光而疏上官桀等桀等因謀共

殺光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旦置驛書往來相報許

立桀為王外連郡國豪桀以千數旦以語相平平曰

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者以劉澤素夸

好侵陵也平聞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驕臣

恐其如劉澤時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旦曰前

日一男子詣闕自謂故太子長安中民趣鄉之師古曰鄉

讀曰正謹不可止師古曰入衆既大將軍恐出兵陳

之以自備耳我帝長子天下所信何憂見反後謂羣

臣蓋主報言獨患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張晏曰天

稚師古曰今右將軍物故謂死也丞相病幸事必成徵不久

令羣臣皆裝是時天雨虹下屬宮中師古曰屬猶注也音之欲反

飲井水井水泉竭本○宋祁曰越廁中豕羣出壞大官

竈師古曰廁養豕園也園音胡困反烏鵲鬪死鼠舞殿端門中師古曰端

門正也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天火燒城門大風壞宮城

樓折拔樹木流星下墮后姬以下皆恐王驚病使人

祠葭水台水晉灼曰地理志葭水在廣平南和台水在鴈門師古曰葭音家台音怡王

客呂廣等知星為王言當有兵圍城期在九月十月

漢當有大臣戮死者語具在五行志王愈憂恐謂廣

等曰謀事不成妖祥數見兵氣且至柰何會蓋主舍

人父燕倉知其謀告之由是發覺丞相賜璽書部中

二千石逐捕孫縱之及左將軍桀等皆伏誅日聞之

召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平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

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憊師古曰憊音滿又音悶解在司馬遷傳置酒萬

載宮會賓客羣臣妃妾坐飲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

不吠雞不鳴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蘇林曰廣

音曠臣瓚曰術道路也師古曰廣讀如華容夫人起

舞曰髮紛紛兮寘渠孟康曰寘音塞溝渠師古曰瓚說

是也寘音徒千反骨籍籍兮亡居師古曰籍籍從母求死子

兮妻求死夫裴回兩渠間兮君子獨安居師古曰置

沼所在其間有渠故即其所見以為歌辭也坐者皆泣有赦令到王讀之

曰嗟乎獨赦吏民不赦我因迎后姬諸夫人之明光

殿王曰老虜曹為事當族師古曰曹輩也欲自殺左右曰黨

得削國師古曰音他朗反幸不死后姬夫人共啼泣止王會

天子使使者賜燕王璽書曰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

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

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

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鄴曹灌攜劍推鋒師古曰樊曾鄴

商曹參灌嬰等從高皇帝墾蓄除害耘鋤海內師古曰蓄當

此之時頭如蓬葆頭久不理如蓬葆羽葆也師古曰葆音保○宋祁曰浙本

注文頭三字上有服虔曰三字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

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

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師古曰言

若四肢之一也迺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

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

目復奉齊耐見高祖之廟乎師古曰古人謂先人旦得書以符

璽屬醫工長師古曰屬委也醫工長王官謝相二千

石奉事不謹死矣即以綬自絞后夫人隨旦自殺者

二十餘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為庶人賜旦諡曰

刺王曰立三十八年而誅國除後六年宣帝即位封
曰兩子慶為新昌侯賢為安定侯又立故太子建是
為廣陽頃王二十九年薨子穆王舜嗣二十一年薨
子思王璜嗣二十年薨○宋祁曰二十九年子嘉嗣王
莽時皆廢漢藩王為家人嘉獨以獻符命封扶美侯
賜姓王氏

廣陵厲王胥賜策曰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

家封于南土世世為漢藩輔○劉攽曰古人有言曰

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李奇曰三

代要服不及以正師古曰要服次荒服之內保恃也三

爾心祗祗兢兢迺惠迺順師古曰當慈惠於下忠順於

也上毋桐好逸毋爾宵人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邇近

輕曰桐音通桐惟法惟則師古曰言書云臣不作福不

前漢書卷六十三列傳十一中華書局聚

作威師古曰周書洪範云靡有後羞王其戒之師古曰言

宜戒慎勿令後有羞辱之事也後胥壯大好倡樂逸游力扛鼎師古曰扛舉也

江音空手搏熊羆猛獸動作無法度故終不得為漢嗣

昭帝初立益封胥萬三千戶元鳳中入朝復益萬戶

賜錢二千萬黃金二千斤安車駟馬寶劍及宣帝卽

位封胥四子聖曾寶昌皆為列侯又立胥小子弘為

高密王所以褒賞甚厚始昭帝時胥見上年少無子

有覬欲心師古曰覬音冀而楚地巫鬼師古曰言其土俗胥

迎女巫李女須使下神祝詛師古曰巫之名也女須泣曰

孝武帝下我左右皆伏師古曰見女須云武言吾必

令胥為天子胥多賜女須錢使禱巫山師古曰卽楚地之巫山也

會昭帝崩胥曰女須良巫也殺牛塞禱師古曰以禱因禱祝詛而

崩也塞音及昌邑王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廢胥寢

信女須等師古曰寢也寢漸也益也數賜予錢物宣帝卽位

胥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令女須祝詛如前又胥

女爲楚王延壽后弟婦數相餽遺通私書師古曰餽亦饋字

後延壽坐謀反誅辭連及胥有詔勿治賜胥黃金前

後五千斤它器物甚衆胥又聞漢立太子謂姬南等

曰我終不得立矣乃止不詛後胥子南利侯寶坐殺

人奪爵還歸廣陵與胥姬左脩姦事發覺繫獄棄市

相勝之奏奪王射陂草田以賦貧民張晏曰射水之陂在射陽縣

奏可胥復使巫祝詛如前胥宮園中棗樹生十餘莖

莖上赤葉白如素池水變赤魚死有鼠晝立舞王后

庭中胥謂姬南等曰棗水魚鼠之怪甚可惡也居數

月祝詛事發覺有司按驗胥惶恐藥殺巫及宮人二

十餘人以絕口公卿請誅胥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卽

訊師古曰就問也○宋祁曰胥謝曰罪死有餘誠皆

有之師古曰誠實也事久遠請歸思念具對胥既見使者還

置酒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訾胡生等夜飲師古

曰董訾胡生皆女名○宋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

子趙左君等鼓瑟歌舞師古曰八子姬妾之秩號也王

自歌曰欲久生兮無終長不樂兮安窮師古曰久生者

貴其安豫無有終極而我在生奉天期兮不得須臾

張晏曰奉天于期千里馬兮駐待路張晏曰二卿亭

黃泉下兮幽深人生要死何為苦心師古曰言人無假

悲心懷何用為樂心所喜出入無怵為樂韋昭曰

也音裁宗反亟數亦疾也謂不久也言人生以何為

長也喜音丘吏反蒿里召兮郭門閱師古曰蒿里死不得

取代庸身自逝師古曰言死當自去不如他徭役左

右悉更涕泣奏酒師古曰更音五也至雞鳴時罷胥

謂太子霸曰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死骸骨當暴幸

而得葬薄之無厚也即以綬自絞死父八子郭昭君

等二人皆自殺宋祁曰姚天子加恩赦王諸子皆

為庶人賜諡曰厲王立六十四年而誅國除後七年

元帝復立胥太子霸是為孝王十三年薨子共王意

嗣師古曰共三年薨子哀王護嗣十六年薨無子絕

後六年成帝後立孝王子守宋祁曰後立是為靖

王立二十年薨子宏嗣王莽時絕初高密哀王弘本

始元年以廣陵王胥少子立九年薨子頃王章嗣三

十三年薨子懷王寬嗣十一年薨子慎嗣王莽時絕

昌邑哀王髡天漢四年立十一年薨子賀嗣立十三

年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徵王賀典喪師古曰令

璽書曰制詔昌邑王師古曰太使行大鴻臚事少府

樂成師古曰史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師古曰丙吉也中郎將利

漢師古曰姓徵王乘七乘傳詣長安邸夜漏未盡一刻

以火發書其日中賀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

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郎中令龔遂諫王令還郎謁

者五十餘人賀到濟陽求長鳴雞師古曰鳴聲長者也道買積

竹杖文穎曰合也過弘農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子師古

曰凡言大奴者謂奴之尤長大者也至湖師古曰湖縣使者以讓相安樂張晏

曰使者長安使人也安樂告遂遂入問賀賀曰無有遂

曰即無有何愛一善以毀行義請收屬吏師古曰以善付吏也

屬音之欲反以湍洒大王師古曰湍音子顛反洒音先禮也湍

即粹善屬衛士長行法師古曰粹音衛之官粹音材兀反長賀

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騶奉乘輿車王使僕壽成御郎

中令遂參乘旦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

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賀曰我隘痛不能哭師古曰隘喉咽

益也音至城門遂復言賀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

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道北文穎曰弔哭帳也師

謂此是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王

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師古曰鄉王曰諾到

哭如儀王受皇帝璽綬襲尊號即位二十七日行淫

亂大將軍光與羣臣議白孝昭皇后廢賀歸故國賜

湯沐邑二千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及哀王女四人

各賜湯沐邑千戶語在霍光傳國除為山陽郡初賀

在國時數有怪嘗見白犬高三尺無頭其頸以下似

人而冠方山冠後見熊宋祁曰浙本後作復左右皆莫見又

大鳥飛集宮中王知惡之輒以問郎中令遂遂為言

其故語在五行志王印天數曰不祥何為數來師古曰

讀曰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

說師古曰悅說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

度師古曰悅說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師古

音子泱徹也反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師古曰言王

法度王自謂當於何詩大王位為諸侯王行汙於庶

人師古曰以存難以亡易宜深察之後又血汗王坐

席王問遂遂叫然號曰宮空不久祆祥數至血者陰

憂象也宜畏慎自省賀終不改節居無何徵既即位

後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

不云乎蘇林曰猶言營營青蠅至于藩愷悌君子

毋信讒言師古曰已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

師古曰版發視之青蠅矢也以問遂遂曰陛下之詩

惡矣

師古曰惡即矢也越王句踐為吳王嘗惡亦其義也

宜進先帝大臣子孫

親近以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

師古曰如若也不忍謂不能疏遠也

信用讒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為福

師古曰詭猶反皆放逐之

臣當先逐矣賀不用其言卒至於廢大將軍光更尊

立武帝曾孫是為孝宣帝即位心內忌賀元康二年

遣使者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曰制詔山陽太守其

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毋下所賜書

師古曰密令警察不欲宜露也

敞於是條奏賀居處著其廢亡之效

師古曰曰臣敞著明也

地節三年五月視事故昌邑王居故宮奴婢在中者

百八十三人閉大門開小門廉吏一人為領錢物市

買朝內食物

師古曰每旦一內之

宅不得出入

師古曰食物之外皆不得妄有

入出督盜一人別主徼循察往來者以王家錢取卒迺

宮清中備盜賊

李奇曰迺遮也鄧展曰令其宮中清靖不得妄有異人也師古曰以王家

錢顧人臣音師古曰行四年九月中

臣敞入視居處狀故王年二十六七為人青黑色小

目鼻末銳卑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便音師古曰痿

風痺疾也衣短衣大袴冠惠文冠蘇林曰治獄法冠

音人佳反也音著也服虔曰武冠也或曰趙惠文王所服故曰惠

是佩玉環簪筆持牘趨謁師古曰簪筆插筆也臣敞與

坐語中庭閱妻子奴婢臣敞欲動觀其意即以惡鳥

感之曰昌邑多梟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無

梟復來東至濟陽迺復聞梟聲臣敞閱至子女持轡

師古曰賀之故王跪曰持轡母嚴長孫女也臣敞故

知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紉師古曰羅紉其前

為故王妻察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蘇林曰

陰陽脈盡濁今此人不狂似狂者故言清狂也或妻

十六人子二十二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

名籍及奴婢財物簿臣敞前書言昌邑哀王歌舞者

張脩等十人無子又非姬但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

歸太傅豹等擅留以為哀王園中人所不當得為師古

曰於法不當然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

相殺傷者當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罷之師古

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其天資喜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師古

好也由從也喜音許吏反後丞相御史以臣敞書聞奏可皆以遣

上由此知賀不足忌其明年春迺下詔曰蓋聞象有

罪舜封之骨肉之親析而不殊師古曰析分也其封故

昌邑王賀為海昏侯食邑四千戶師古曰海昏豫章之縣侍中

衛尉金安上上書言賀天之所棄陛下至仁復封為

列侯賀囂頑放廢之人不宜得奉宗廟朝聘之禮奏

可賀就國豫章數年揚州刺史柯奏賀師古曰柯者刺史之名也

與故太守卒史孫萬世交通萬世問賀前見廢時何

不堅守毋出宮斬大將軍而聽人奪璽綬乎賀曰然

失之萬世又以賀且王豫章不久為列侯賀曰且然

師古曰謂亦將如此非所宜言有司案驗請逮捕制曰削戶三

千後薨豫章太守廖奏言舜封象於有鼻師古曰廖有鼻在零陵今鼻亭是也廖音聊死不為置後以為暴亂之人不宜

為太祖師古曰謂國之始祖一海昏侯賀死上當為後者子充

國師古曰謂上其名於有司充國死復上弟奉親奉親復死是

天絕之也陛下聖仁於賀甚厚雖舜於象無以加也

宜以禮絕賀以奉天意願下有司議議皆以為不宜

為立嗣國除元帝即位復封賀子代宗為海昏侯傳

子至孫今見為侯

贊曰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惟一江充之辜亦有

天時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

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

生○劉奉世曰按武紀建元六年長星見更元自是

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

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也音居羊反太子子

父皆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嬖臣哉

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

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盧相屬於道也音之

反欲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興四方潰而逆秦

秦將吏外畔○宋祁曰一賊臣內發亂作蕭牆禍成

二世○蕭牆謂屏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

州師古曰左傳隱四年衛有州吁之亂公問於衆仲曰

前漢書卷六十二一列傳七中華書局聚

可妄動久而不戰則自焚燒戢斂也信矣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為武師古

戈曰武字從止從聖人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兵戈非以

為殘而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

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師古曰易

辭也故車千秋指明蠱情章太子之寃千秋材知未

必能過人也以其銷惡運遏亂原師古曰遏反止因衰

激極道迎善氣師古曰激去至極之災引傳得天人

之祐助云師古曰傳引也

前漢書卷六十三

前漢書卷六十三考證

戾太子傳上爲立博望苑○三輔黃圖曰苑在長安
杜門外五里

具白皇后發中廢車載射士注中廢皇后車馬所在
也○胡三省曰廢者天子之內廢也秦二世時公
子高曰中廢之寶馬得賜之非專主皇后車馬也
有司奏請禮爲人後云云○臣召南按韋元成傳此
議本始元年丞相蔡義等所奏也後八歲有司復
言禮父爲士云云元康元年丞相魏相等所奏也
長安白亭東爲戾后園○顧炎武曰此文云爾下云
後八歲封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此兩收而未
貫通者也

燕刺王旦傳三十有二帥○臣召南按事見霍去病
傳上嘉去病之功曰渾邪王及厥衆萌咸奔於率
降異國之王三十二

大獵文安縣○顧炎武曰上文言武帝時旦坐削良
鄉安次文安三縣是文安已削不屬燕又云昭帝

立褒賜燕王益封萬三千戶然則文安之仍屬於燕必在益封之後也史文之互見者可以參考得之

廣陵厲王胥傳孝武帝下我注師古云云○顧炎武曰言孝武帝降憑其身而言也

昌邑王賀傳徵王乘七乘傳○胡三省曰文帝之入立也乘六乘傳今乘七乘傳

嘗見白犬高三尺無頭○通鑑考異曰傳云無頭五行志云無尾且云不得置後之象傳誤也

臣敞故知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臣召南按此嚴延年即公卿表地節三年所書之執金吾延年與

酷吏傳嚴延年字次卿者不同

前漢書卷六十三考證